

不識面的情人



文禁

一九三〇
重曆三月廿日
余為該人之約同赴陳村

祭掃祖墓
途經湯城籍此之便
與于

三五商店
特設教言以作紀念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211B



短篇创作集

不識面的情人

作者——徐燧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1635539~~

版權所有

價目——定價五角



9, 1929 出版

不識面的情人



不識面的情人

——倘使這一葉生命之淚書
會使你感傷而啜泣的話，
那末，朋友，要請你恕我，恕我！
因為當我握筆狂寫着牠時，
我的熱淚已先你而披流了。——

親愛的海西哥：

我不曉得這封信將怎樣寄給你，因為我不悉
你的地址；我也不曉得你能不能讀到牠，能不能

看到牠上面淚痕斑斕中的字跡。可是我不管這些，我受着我的全身心，全生命和全靈魂的驅使，終於情不自禁地這樣的寫着，寫着了。

阿！我的國王！我的上帝！我童話般的神祕的哥哥！今天我要把我幾年來對你懷念，思慕，眷戀的衷曲和積愫，整個兒由我的心版上移到信箋上了。

在你那“情人”一詩裏，有一段這樣的寫着：

“情人”，

這是多麼動聽

而又帶着詩趣的字眼；

你只要喊一聲“情人”，

你便是一個音樂家或是詩人。

但是，哥哥！假使我有一個像哥哥那樣可愛的情人，而我和他却是從來未曾見過面，——雖曾通過許許多多的信——而且或許將永遠不能相見，又假使我喊他一聲“我不識面的情人”，那末，哥哥！我是一個怎樣苦命的音樂家呀！我又是一個怎樣悲哀的詩人呀！

那些不熟識我們過去光明璀璨的浪漫史的朋友們，聽見我這樣的稱呼你，心裏定會覺得萬分的駭怪；他們將閃着驚訝的眼光，這樣的懷疑着：

“風狂的少女，你既沒有和他會過面，怎的可以把你寶貴的愛情，漫不經心地奉獻給他呢？”

可是我也不管這些，我說愛你便是愛你，再也不願把我的話兒收回了。

當我執筆寫這封信時，一段段連續不斷的美麗的故事落在我的記憶裏，和一星星的拳石落在池中一樣。

現在想起五年前的事，猶歷歷如在目前，大概你總還記得罷！那時你還在風月綺麗的T城L大學裏肄業，你開始從事於文學的創作，開始發展你豐富的天才。你在紅霞雜誌上發表的“孤雁”那篇小說，真是做得好！牠是怎樣的打動着我的心絃，使我的和你的共鳴呀！牠是怎樣的激動着我的情感，使我的和你的交流呀！我把牠每個字細細的咀嚼，差不多讀得會背誦了，後來終於把我處女的羞恥

的心情壓住，用我的假名冒昧地寄給你一封長信。不久我得到你的覆信，允許我做你的朋友，但是，說來真令我害羞，實在那時我已愛着你了！自後信息常通，音問不絕，三年之中，我一共接到你二百多封信；但關山的間隔，人事的變遷，和命運的播弄，使我們始終沒有見過一次面。

哦！說起你的信，這簡直是一首首美妙的散文詩，是蒼空中偶然殞落的一顆顆清朗的星星，是孔雀身上偶然被微風吹下的一片片映着鮮豔耀眼的紋彩的翠羽，是颶風起處，怒波駭濤偶然拍到海灘上的一朵朵浪花。

自從你擲掉你的生花妙筆，換上軍衣，掛起武裝帶之後，自從你赴粵參加革命時也曾寫給我幾封信以後，因為軍行無常，你沒有固定的地址的緣故，使我不能繼續地和你通信，同時我也有兩年沒有得到你的一些消息，在各種文藝刊物上，也好久沒有讀到你那富於情感和想像力的清麗的詩文。

我不知道你現在在那兒：在天之涯，抑是在地

之角？在海之濱，抑是在山之麓？在人間，還是在天上？在生的世界，還是在死之國？阿！蹤跡飄忽詭祕令人捉摸不定的哥哥喲！你，像因風而飛的無聲的落花的你，像春水池塘裏流浪飄泊的浮萍的你，像一隻畫樑輕燕，霎時間飛到這個柱上，霎時間又停留在那個棟樑上的你，叫你的妹妹往什麼地方去找尋呀！

哥哥！在雨打芭蕉的晚秋之夜，在素月映着無眠的深宵，我也曾掩燈下帷，待你入夢；我也曾在報上登過尋人的廣告；我也曾往 L 大學和你從前教過書的 N 中學，向你的朋友們探問過你的近況。但廣告不生效力，你的朋友們也不曉得你最近的行蹤，至於那午夜模糊不清的綺夢，更是飄渺無憑，徒然留得醒後的懊悵！

我雖沒有走遍天涯；踏破鐵鞋的到處找你，但在晨光熹微，清風吹送着鳥語花香的時候，在中午的豔陽射着萬道的金箭的時候，在夜色幽沉，星眼暗窺着緊閉的雲幕的時候，我也曾佇立並躑躅於

十字街頭，張眼四顧，像期待着什麼，又像一個婦人找尋着她失落了的墜釵。但見街上香車寶馬，飛馳疾駛，但見行人如梭，熙攘往來；在林林總總的人叢中，我也不知道那一個是你，因為我不識你的面，也不知道你現在是不是和我同住一個城市中。又因為從前我們每逢假期回家時，恐有種種不便，常暫停通信的緣故，所以你以前寫給我許多的信裏，從未提及你的家是住在什麼地方，在城市還是在鄉村；假使是在鄉村的話，那末又是那一村？——我祇知道你是慈谿縣人——使我又不能到你的家裏去打聽你的消息。

如果那會啣信傳送的來鴻去雁，能把我這封無法投遞的信送到你那裏，如果這封信能映入你那嵌有靈活流動的水晶的眼簾，——雖然我設想不出你的眼睛是怎樣的美妙而妖媚——我知道你讀了牠後，一定會悲喜交集：你會哭，但同時你的心胸中却佔據着愉快；你的笑臉上將披流着晶瑩的淚珠，你的淚容上將盪漾着溫柔的微笑，有如細

雨迷濛中，大地上依舊佈滿着金色的陽光的景象。

我們曾有過三次會面的機會，可惜都給我們毫不經意地，生生地，錯過了；以後再要想找到這樣好的機會，怕是不可能的吧！哥哥！這都是妹妹不好，不能怪哥哥的。

在我們通信的第二年的六月初旬，我趁着暑假，由上虞的 C 女校往杭州教育廳所辦的暑期學校內選讀國語一門。當時我也有信告訴你，後來接到你的覆信說，你今年暑假不返家，將留居校內，溫習舊課；你又說，你很想到杭州來訪我。那時我固然很歡迎你之來臨，而且急切地在盼望着，然而同時我羞恥畏怯的心理又使我覺得不好意思。哥哥！你想，一個從來不太和異性接觸的少女，一旦要和一個不識面的男子相會，——雖然這個男子是我所愛的——這是多麼強硬不自然的事呀！這兩種相反的心理，各有各的勢力，在我心房裏平分地佔據着，不相上下。最後我抱着半推半就的態度，這樣的回覆你：

“……你說，你打算到我這裏來，我得了這個消息後，非常的快樂。只是溽暑可畏，長途跋涉，於你的身體有損無益；而且當這炎陽驕人的盛夏，濃妝淡抹的西子也似乎比在春季時爲清減消瘦了，所以你這時來遨遊西湖，實也不甚合時。我想，我們將來會面的機緣正多，何必如此急急呢？但如果你一定要來的話，那我也將懷着十二萬分的真誠至意來歡迎你，歡迎你的玉趾駕臨呀。……”

雖然我那封信裏含有幾分拒絕你來的意思，實則那時我是每天，每天，站在校門前期待着你呢，我是倚徧十二欄杆地等候着你呢。但結果，你因爲經濟困難，川資一時不易籌措，終於沒有來。

在我們通信的第三年——這正是你大學畢業的那年——的秋季，你在甯波 N 中學教書，那時你又來信說，甯波和上虞距離不遠，交通又很便利，這次你無論如何要來看我了。

當時我就立即覆你一封信，信裏的話大概總還遺留在你的記憶裏罷。我記得是這麼的寫着：

“……我接讀你的信後，我是被一種又是恐怖，又是喜悅，又是羞怯，又是熱望的複雜情調所陶醉，所襲擊了。哥呀！我敬愛你，同時我又怕你，——怕見你的面，雖然我可猜想得出你的臉龐一定是和你的詩，你的信一樣的美麗。也因為我從來沒有和你碰過面的緣故，所以我有時異常的大膽。我在我致你的信裏，差不多什麼話都會說，什麼行爲都會做。我有時很惡毒地像咒詛魔王一樣的咒詛你；有時我又很虔敬地像頌讚上帝一樣的頌讚你；我有時會在我的信箋上，把你畫成一隻雪白的綿羊，把我自己畫成一個半裸體的披散着長髮的小姑娘，騎在你細毛柔茸的背上。哥哥！我是羞見你。假使我能遇見你，我預料和你相見時，一定是非常的畏怯：我給你的信裏什麼都會說的話，到那時會一句句的在喉嚨裏咽住，什麼都說不出來；我信裏什麼都能做的放浪的行爲，到那時也會什麼都做不出來；我的口和手會不受我如意的驅使；我會和凝靜的，沒有生機的石膏雕像一樣，呆

呆地站在你面前。但是我並不是不想見你，我也很熱望你來，如流雲般的飄到我的頭上來，如飛鳥般的溜進我繡閣的紅窗綠窗裏來。你來時，可由甯波乘火車到百官，由百官到我們那裏還有四十里的路程，火車是不能直達的，你可以坐轎，轎資約一元左右。但我們城裏的客棧却是異常的污穢齷齪，怕你住不慣。我想你現時不來也不要緊，橫豎今年放寒假時，我要往上海去跑一趟，甯波是必經之路，到那時我自然會順便來看你的。……”

這一回你又因事沒有來，於是第二次會面的機會又平白地錯過了。

第二次的機會雖已隨着寂寞的秋深逝去，而第三次的機會却又跟着嚴冬到來。一連下了幾天的雪，大地陡變成了琉璃世界，我寢室窗外的幾株蒼老的松樹，也罩着一層薄薄的銀紗，寒假和我往上海的行期是快近了。我想這一次良好的機會是無論如何不要再讓牠逃跑了，哥哥正在焦灼地，不耐煩地，期待着我呢。

但是，哥哥！被革命高潮所激盪的哥哥！那時，你還沒到寒假時期，就迫不及待地，孑然一身，離開甯波，跑到廣東從戎去了，而你我的空間的距離也愈益長了，遠了！當我接到你告別的信時，我只是哭！我只是哭！一面爲你耽心着，爲你生命的危險耽心着，爲我們渺茫的未來耽心着。那時我已預料到：我們的不識面將終究是個不識面的了，我們會晤的機會將更不容易獲得了。如今呵！果真不出我之所料，不要說是識面，即使再想如從前那樣魚雁往來也是不可而得的了！

當我還不知道你已離開甯波的時候，我是天天盼望着寒假快些到來，而時間之神似乎有意和我爲難，牠偏學着龍鐘老人一步一跌的姿勢，走得很慢。但自你乘長風破萬里浪，赴粵慷慨請纓的消息，由你的信裏告訴我之後，時光却又是如流矢一般的快，寒假終於到了，終於迅速地到了。那次我往上海的途中，當然沒有如起先所預想的那樣興致勃勃；當我帶着寡婦往她丈夫墳塋前去掃墓的

那種悲苦傷感的情緒，經過N中學的門前時，我疾忙地掩着面飛步過去了。唉！哥哥！若是那時你還在那兒的話，你一定會站崗般的佇立在門口，小心地期待着我，並倒着屣迓迎我呀！

“請問先生，張海西先生是不是在這兒呀？”當我在門口碰到你時，一定會這樣的問你。

“不敢當！我便是海西，你是菲葉女士嗎？”你也一定會驚奇地，微笑地，這樣的答，這樣的問。

“正是呀！”我又會兩頰浮着笑渦，羞紅着臉，這樣的回答你。

最使我哭喪着顏的，是你抵粵半年後寄給我的那封信，——也可以說是你最後的一封信——信裏說：

“……這裏不久就要北伐，我決意隨軍出發。此去自分必死，以後恐怕不能多多寫信。因為：一則，我不願重累妹妹；二則，一個革命家的生活不應該是二重的，他應該把他熱烈的情感，整個兒由戀愛上移過來，貫注在革命上，他應該忠於革命，

像他從前忠於情人一樣，在革命未成功之前，他只能暫時犧牲戀愛。……”

從此以後，就不再接到你的信了，哥哥的消息是渺然的了，哥哥的蹤跡是飄泊無定的了。但是，哥哥！我並不抱怨你，我所能贈予你的只是“寬恕”和“諒解”。我祇怪我自己的命運多舛，恨我自己太庸懦軟弱，既沒有受過革命的理論的薰陶，又沒有革命的決心和毅力，不能跟着你共同奮鬥。唉！假使當時我也能跑到別有風光的南國去，做你的女同志，和你一塊兒出發北伐，使劍光和釵影交映，使革命與戀愛調和，行軍時我走不動，你會背着扶着我走，你萬一受了傷，我會週到地看護你，便是生不能同衾，死也可同躺在血肉橫飛槍林彈雨的戰場上，至少也終勝於現時這樣的彼此隔絕，乖離，淡漠，淒涼的景象呀！

寫到這裏，我是忍不住的嗚咽地啜泣了。我只是哭，只是寫，哭了又寫，寫了又哭。我想起我從前寫給你的一百多封信，我是嫌拙太少，太簡短，太

潦草了。唉！早曉得我們沒有識面的福運，何如以前多寫些甜蜜美麗的長信給你呢！只是如今已是來不及了，就使把我的筆兒寫禿，把我的血淚蘸完，把我真摯熱烈的情感全部滲透在紙上，恐怕你已不能再讀到我的信了。親愛的哥哥！倘如我以前給你的許多情書會妨礙你的革命工作時，那末，請你把牠們燒掉了罷！毀滅了罷！

我沒有研究過革命的理論，不曉得現時中國的革命是否成功。有的說，這次革命絲毫沒有給予民衆以何等的利益；有的說，革命的軍事的破壞工作已告完成，現在只待建設。假使革命工作已告一段落的話，那末，哥哥！請你脫卸你殷紅的戰袍，拭去你沾染的征塵，裹好你血肉模糊的創傷，回到你親愛的妹妹這裏來罷！回到你不識面的情人這裏來罷！回來呀！哥哥！回來呀！哥哥！

但是哥哥終究是沒有回來呀！便是喊啞了我的喉頭，嚷破了我的聲帶，哥哥怕也不會聽見的吧。阿！我現在纔知道，真的，我現在纔知道，在莽

莽大地上實在沒有這個“你”，你不像是個下界的凡人，你不像是在萬丈紅塵的人間。你怕是張着兩翼的聖潔的天使？你怕是來去無蹤的飄渺的神仙？那清空中掛着的淡月，怕是你的臉龐？那忽明忽滅若隱若現的繁星，怕是你的眼睛？那作着彎曲的弧形的長虹，怕是你的冠冕？那帶着各種不同的美麗色彩的滿天雲霞，怕是你的衣裳？阿！這也難怪我始終沒有遇見你，因為你神祕的影子是不會映在我肉眼上的。至於你那寶貴的信呢，哦！那定是神聖的散頁的天書，那定是泱泱的天風由你的玉掌中吹下來，而偶然落到我的懷裏的。哥哥！我怕，我怕我將永遠不能見着你的仙容，除非是那至高無上的上帝把我召返天宮。

我現在纔相信，真的，我現在纔相信，戀愛只是一種神祕的宗教。讓他識面也罷，不識面也罷，這於我對你的愛又有什麼影響？我終是永遠的愛着你。我雖不曾識你的面，但我的心中却有一個“你”；你雖沒有給我以肉體的愉快，但我的確已感

到心靈上的安慰。譬如那些信仰耶教的人們，雖沒有親眼見過上帝，但他們的心中到底有一個仁慈的上帝存在。哥哥！在愛神的箭還沒有射穿我們的胸膛之前，你曾經寫過這樣的一首詩：

假使我有戀人，

我可以不信上帝，

因為那時

她將做我唯一的主宰者。

雖然你這首詩會引起不少基督教徒的攻擊，咒罵，誹謗，和非難，說你是詆毀上帝的異教徒，說你是已入了邪道魔道。但在我看來，這首詩裏的每一句，都是至理名言，是真實的內心的呼聲，每一句都能和我“戀愛是一種宗教”的思想相符合。哥哥！讓你做我理想中的上帝罷！讓我做你虔誠順從的信徒罷！讓我把你這首詩當作聖經般的朝夕虔誦罷！讓你的愛永久永久的住在我的心中罷！

阿！我的哥哥！我的上帝！我想，我常常想，愛情不是一件商品，不必像商人的賣買似的斤斤地

論價，也不必評頭品足地孜孜研究對方年齡的大小，容貌的美醜，已否嫁或娶，家境的貧或富……等等可笑的事實。只要我心裏覺得你可愛，便愛着你就是了，便是你不愛我也無關緊要。我不識你的面，只收到過你一張模糊的玉照，但我却愛着你。我不諳你家庭的狀況，連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我也不曉得，但我却愛着你，熱烈地愛着你，這和愛上帝的人並不識上帝的狀貌，也不悉他的天堂是築在天上的什麼地方一樣。我愛你，並不是爲着你的青年美貌，也不是爲着你的財富珠寶，這也和愛上帝的人並不是爲着甘美的聖餐，或是壯麗的禮拜堂一樣。哥哥！你有你絕世的天才，你有你綺麗的詩文，你有你真摯的情感，你有你白熱的心腸。僅只這一些也已儘夠令我愛着你了。阿！我恨不得握起我裁衣的絳剪，截斷那過去因襲陳腐的戀愛論！我要用我的機杼，重新織起一種新的創造的戀愛哲學！

但是，哥哥！雖說你是永久的住在我的心中

和信仰上帝的人覺得上帝是天天站在 他 面前一樣，只是我終希望你能回來，能早日回來。不要讓荆棘絆住你的腳跟，也不要讓黑暗迷失了你的道路。你要騎上一匹最蹻捷的駿馬，加快速力，奔騰疾馳而來。我是每天，每天，像猶太人歡迎耶穌似的預備着熱烈地歡迎你呢！我要用我的手撫着你滿身斑斑的創痕，我要仔細地認識你飽經風霜的陌生的面目，我要一面扶着你下馬，一面吻着你滿沾征塵的衣角，我要用我最名貴的香油抹着你身上的任何部分，我還要爲你安排着極大的盛筵，把我的血釀成最濃烈的香醪，把我的心和肉割下來，做你的下酒物。只是，哥哥！哥哥！你終不見回來呀！你連一點消息都沒有呀！

回來呀！哥哥！回來呀！哥哥！

祝你

平安！

你親愛的妹妹菲葉於上虞家中。

十月二十一日。

菲葉姑娘寫完這封信後，始終沒有把牠寄出，因為她不曉得海西的最近通信處。

有一天，她偶然翻閱舊報，看見裏面有這樣的一段新聞：

“X城一役，第X軍第X師第X團士兵傷亡者共二百十六名，官長受傷者六員，陣亡者有……機關槍連連長張海西……共三員。……張連長海西，浙江慈谿人，年二十三歲，曾畢業T城L大學，後又赴粵入第X軍講武學校肄業。因北伐緊急，軍事上需材孔亟，故未畢業，即被調入第X軍，任排長職，未幾，升任連長。氏爲人深毅多謀，勇於作戰，歷次北伐，無役不從。X城一役，氏身先士卒，追敵數十里，不幸中彈陣亡，聞者惜之。聞有人曾在死者之乾糧袋內搜出亂書數十封，信末署名均爲菲葉，亦一韻事也。現由其友人前任北京政府XX部XX處長，現任某某委員會委員兼某某廳長，又兼XX局長，富大貴，出洋五十元，爲之就地草草棺殮。……”

她還沒有讀完這段新聞，頓覺眼前一陣陣的發黑，像整千整萬塊的玻璃碎在她面前一樣，突然地暈過去了。而那封藏在她書桌抽屜裏的未發的信呢，現在却變做了一篇現成的祭文。

無論何人，假使他能走進她的住宅裏去，他或許可以看到：她的臥房現在是佈置得幾乎和佛堂或禮拜堂一樣的森嚴而且清淨。房的正中靠壁的地方，放着一張長方形的黑漆的小桌，桌上正中靠壁的地方，豎立着一幀海西的側着面的半身四寸小照，這張小照是鑲嵌在黃色的木框裏的，大概是因為保存得不好，或是受了時間的洗禮的緣故，已有些模糊而且褪色了；照片的前面放着一個小香爐，爐香上的一縷輕煙，是日夜不間斷的在裊裊地繞着黑圈，吐着清香；香爐的左右安置着幾隻篆有花紋的玻璃盆，盆上盛着些鮮花水果之類；桌上還擺着一本海西的詩稿，詩稿的封面上用硃筆題着“聖經”兩個大字，旁邊還加上四五個紅色的密圈；

此外，桌前的地板上並堆疊着幾個蒲團。

她差不多把海西當作上帝或是釋迦牟尼一樣的看法，並把他的照片當作佛像或是聖母像。在她的見解中，基督教和佛教像是沒有多大的區別。說得再明白一點，她是把這兩種宗教混合在一起，再攙雜些別的思想進去，而另成一種變相的宗教了，她便在這種畸形的宗教的崇拜中尋求慰安。

那祭壇似的桌上擺着的鮮花水果之類，算是供奉這座佛像或聖母像的犧牲品，這些犧牲品至多隔兩天要換一次新鮮的。

她最注意香爐上焚着的香，她覺得這種香最能攝住海西的靈魂，彷彿一把牠點着，他便會幽幽地來到她的身邊似的，所以她永朝永夕的讓牠燒着，不使一刻間斷。她又覺得棒香比盤香更能表示她對他的敬意，所以她白天裏用的總是棒香，晚上臨睡時纔換盤香，因為一盤盤香足夠燒一整夜，以免夜裏不時起牀，把牠替換點燃。

這是她每天的刻板工作。早晨起身盥洗之後，

便捧着一枝點着的棒香，望着照片拜了幾拜，同時口中念念有詞，然後把牠插在爐裏；她很注意於手部的洗滌，她覺得用不潔的手兒去捧着香，是有瀆神明的。把香插在爐裏後，她便移開書桌的抽斗取出那封未發的祭文似的長信，捧着，很虔敬地跪在桌前的蒲團上，從頭到尾地誦讀起來，和牧師的虔誦祈禱文或是和尚的念經一樣；讀到傷心處，她聖潔的眼淚便決隄似的奪眶而出，點滴地由面部流到信箋上，流到蒲團上，流到地板上，同時她寂寞的心裏也感到一種悲哀的愉快。把信讀完之後，她便站起來，從桌上取下那本所謂“聖經，”也一樣的跪着，虔誦其中的一篇或兩篇。

自從她得到海西陣亡的消息後，她整日整夜的守着她森嚴清淨淒涼寂寞的臥房，不大出去。有時偶然要上街去購買點零星物事，她必先朝着桌上那張呆呆地豎立着的照片這樣說：

“哥哥！我要出去買東西了，等一會兒就來。”

只是照片上側着的面孔依舊是側着，並不轉

過來看她一下，而且靜悄悄地，漠然地，沒有一點回音。於是她便啞的一聲哭了出來。哭了一會，她纔掩上房門，含着淚兒出去了。

她在街上也不敢長時間的逗留，彷彿她家裏有什麼緊要的事情要等她去處理，或是有什麼貴客正在期待着她回去晤談似的。她買好了東西，便迅速地回家。她開着房門進去時，照例望着那張照片嫣然的一笑，笑裏彷彿含着這樣的意思：

“哥哥！你看，我又回來了，我並沒有耽擱着什麼時間呀！”

有時她在街上買來了些她喜歡吃的東西，她必先把牠供奉在香爐旁的玻璃盆上，這樣的供奉了幾天，她纔拿下來給她自己享受着。

菲葉姑娘的模樣兒只會一天天的消瘦清減下去。她的頭髮整天的蓬鬆着，散亂着，似乎懶得梳洗的樣子；她停滯的死呆的眼睛嵌在深陷着的眼眶裏，好像一塊重石落在涸淺的小池中一樣，不

大轉動；她那帶着褪了紅色的紫唇的小口，有時終日不言不語，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又亂言亂語；她灰白的面容，堆積着種種悽楚，抑鬱，傷感，和深思的表情。

一天，她臥房裏的景象忽然大變。那玻璃盆上的鮮花已是枯萎而皺縮，從前常高出盆邊約有寸許，現在差不多相平了；另一隻盆上的幾隻小橘子也爛了一大半，像是有好多天沒有換新鮮的樣子。香爐上插着的香也熄滅了，爐裏積聚着一束殘餘的香棒，爐的四圍堆滿着殘灰。桌上，蒲團上，和照片的鏡框上，此處彼處，都罩籠着一層薄薄的灰塵，照片上側着的面影，看過去也似乎更加模糊暗淡了。那本詩稿依舊歪斜地橫在桌上。那封又似祭文又似祈禱文的長信，一頁一頁的，無秩序地，散落在地板上。一抹斜陽懶散地由窗外射進來，慘淡地照着一架捲着帷帳的鐵牀的一角；牀旁的高可一尺的小檯上，安置着茶壺，茶杯，和剩着餘渣的藥碗等數事；牀上靜悄悄地躺着一個瘦骨嶙峋的青年

女子，但她慘白的臉上却浮着微笑。這間臥房本來已是森嚴清淨得如佛堂般的，現在簡直清冷得如一座古廟了，原來菲葉姑娘已病了十多天了。

房門外站着一個年輕的醫生和一個中年婦人，這兩個人，好像古廟裏的幽靈鬼怪般的，在低聲地談着話。忽的那個婦人啞的一聲哭了出來，但又立即忍住，怕這樣的大聲哭泣，會驚擾那牀上睡着的她的女兒；同時那個醫生也表示無法可想地在嘆着氣。

第三天，有一口棺材由她的家裏抬出。

真的，菲葉姑娘現在是往她素不識面的，上帝的家裏去，和他作初次的會晤；現在，她已完成了她的戀愛哲學了。

此页无页码

嫌 疑

嫌 疑

(一)

經過了三年革命的軍隊生活，帶着滿身斑斑的創痕回來的歸帆，近來重又幹他的著作生涯了。

他由C先生的介紹，在S城的一家報館裏擔任編輯的職務，主編該報的副刊。這家報館創辦還不到一月，報紙銷路既異常的停滯，而經費又是很感拮据困難，對於副刊的投稿者照例是不送稿費的。所以這一月來簡直沒有什麼人投稿，全靠歸帆一個人唱獨腳戲，每天搜索枯腸地把白紙填滿黑字；

不夠，更從舊報紙上把饒有興趣的小品文字剪些下來，以湊足一天三千的字數。

一個月迅速地過去了。他的文思已漸入於枯境，他所有的裝進去遠不及裝出去那樣多的‘肚裏貨’，差不多快搬完了，點滴的心血都化成了一行一行齊整的文字，已到了蘸無可蘸的程度，卻不見別人把却酬的稿件送上門來。他手裏一枝寫禿了的毛筆也似乎逐日的沉重起來，說得過火一點，牠的分量是幾乎和他從前從戎時佩在腰間的那枝手槍相等的了。

郵差送來了一件又重又厚的郵件，他把牠放在手上一秤，覺察到這不像是一件普通的信函的樣子，剖開一看，却是篇洋洋萬言的文稿，題名‘嶺東雜記’，末署‘舜生作於S城××局’等字樣。他心裏懷着一種儼如那受運命憐愛的漁夫在海裏摸得真珠時的欣喜，當下就按着××局的地址，回了一封表示感謝的信。信裏還附着幾張他的朋友所饋贈他的遊券，說，依館裏的向例是沒有稿費的，這些

薄物是他以私人名義相贈，聊表微意罷了；末了，又說，請他以後時賜佳作，多多益善。他像似把這些遊券當成魚餌，以誘致一切投稿者都把稿件投入他張開着的羅網裏去。

過了幾天，他又接到由××局寄來的一封信件。他一壁把牠折開，一壁暗思着：這一定是那位舜生先生眼見得他的文稿業已登出，並得了幾張遊券，替代稿費，心頭一熱，又把他的什麼傑作寄來了。他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及中指同時插入封套內，似乎覺得摸着了什麼東西了，更向外一抽，却抽出幾張遊券和一張信箋，這些遊券恰是他前幾天贈給那位第一個投稿者的。他心裏楞了一楞，覺得事情點有樣。異他想，許是那位投稿者不願受酬，仍然把他的厚貺退還給他，還是嫌遊券不稱他的心意，要求換取現金呢？

他擎起摺疊着的那張信箋攤開一看，首先瞥見信末署着這家報館的經理的姓名，但筆跡却和那位投稿者不差毫釐，這更使他莫名其妙。他把信

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才恍然大悟，原來信箋上是這樣的寫着：

“……那篇‘嶺東雜記’是我的舊稿，舜生是我臨時捏造出來的假名，因我不願看本報的人知道這篇淺薄的文字是我撰的。那幾張遊券仍奉還給你。……”

這位經理先生還兼任××局的副局長，他總是住在局裏的日子多，報館裏是不大來的，除非館裏有十分緊要的事情。歸帆在該報館裏供職不久，所以他不認識經理的筆跡。

(二)

除了‘嶺東雜記’外，歸帆又向他朋友處索得幾篇文學作品，但也只夠維持到三四天，現在又一一登完了，甚至連我們那位尊貴的投稿者——經理先生——也不見再送稿子來了。

他兀自坐在編輯室裏的一張寫字檯前，重又

把那枝沉重的筆兒擎起，把筆頭在口中吮了又吮，兩眼凝神注視，像是在召集他心裏的萬念，使之攢聚於毫端，他是沒落於沉思的海中了。

他追想起他以前曾在廣東幹過兩年的革命工作，迨後歷次北伐也無役不參加，在國共合作時期，也曾以國民黨員的資格，和 CP 份子同站在聯合戰綫上一致奮鬥過；自然，關於他們的瑣聞軼事他多少總耳聞目見過一點，是可以在副刊上發表，作為讀者們一種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的。於是他便開始撰述一篇‘關於幾個共產黨人，’以救濟這幾天的稿荒。那天他先完成了‘毛澤東的名片’那一段：

這是民國十五年一個秋天的早晨，距國民革命軍攻克南昌還不到兩個月。那時孫傳芳已引軍遠退，我們第六軍駐紮沿南潯鐵路一帶，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設在南昌城內。

那天，我們政治部剛換到我當值日官，值

日官的責任是：(一)接待賓客；(二)收發公文；(三)督率並訓練部內的勤務兵；(四)彙錄各科的工作日記……等等。我危坐在辦公室內，身上斜掛着一條闊約三寸長約四尺的紅帶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種標識。

傳達進來，向我行了一個軍禮，說：“報告值日官，外面有客要見主任。”說着就把一張名片遞給我，仍裝着一種立正的姿勢。我點一點頭，把名片拿過手來，名片上墨瀋尚未乾，顯然是臨時在傳達室裏寫的，在牠上面我只看得出一個‘毛’字，‘毛’字下面還有兩個字，因為字體潦草過甚，却認不清楚了。

“好！請他進來。”

傳達又向我行了一個軍禮，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約三十餘歲的客人引了進來，不過他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我是記不得了，彷彿是罩着一件灰色的布質的棉袍。因為那時我並不會想到今天我的筆兒會談到

他，要像小說家那樣精細地去觀察他，注意他。

“請問林主任在部內嗎？”他語音低得幾乎使人聽不見，像似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但態度却是十分鎮定自然。

“他大概是還沒有起牀，讓我去問一問，你請坐！”

主任室的勤務兵告訴我，說林主任還沒有起身，於是我便和這位毛先生攀談起來。

“先生府上在那裏？”我打着帶甯彼土音的普通話。

“湖南。”

“現在在那裏做工作？”

“中央黨部。”他說時臉上露着驚奇駭怪的眼光，語音也提高了點，已不是起先那樣像從鴿子的翅膀裏發出的微聲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開玩笑，不過態度仍是很謙遜的。

一會兒勤務兵說林主任請客人進去，我

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長！請進來，這裏坐。”林主任笑着招呼他。

我聽見林主任喊他毛部長，纔曉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因為那時中央黨部當部長姓毛的，只有他一個。我想起剛纔問他‘府上在那裏’和‘在那裏做工作，’不覺暗自好笑。

歸帆生怕這篇小品將使他受重大的嫌疑和冤屈，幾次想把牠撕毀，擲在字紙簍裏。但他又想到別的報紙上像這類的文字如同車載斗量，多得很呢。舉一個例罷，那持論不偏不倚毫無黨派作用的C報的附張上，前天不是載着一篇‘吳佩孚的軼事’嗎？固然，吳佩孚是一個軍閥，難道那位附張的編輯，僅僅乎選登了這樣的一篇文字，便會變成一個軍閥的走狗嗎？最後，爲了稿件的缺乏，他決定把那段文字在副刊上先行發表了。

“……………我是完全抱着一種爲藝術而藝術的見解，來作這篇文字的，並不想，也並沒有，替C P份子宣傳些什麼。……”爲避免一切意外的誤會，和無謂的糾紛起見，他本擬在篇首加上了這麼的一段聲明；然而過細一想，又怕這樣一來，反被人家說他做賊心虛，有意掩飾，沒奈何，只得把那段聲明文字刪去了。

(三)

這家報館的編輯室裏，白天裏常常不見人影，靜悄得鴉雀無聲；一到晚上，幾位編輯先生纔一個個的溜進來，趕他們的夜市，把室裏沉寂的空氣打破。

那篇‘關於幾個共產黨人’終於發表了。那天晚上，歸帆恰巧因事遲到半點鐘，其餘的幾位編輯便趁他還沒有來館時，你一句，我一句，紛紛地議論他起來。他們起首是各人據着自己的座位，彼此

遙語着，後來漸漸地把主筆先生的寫字檯作為中心，幾個人下意識地圍作一團。參加談話的人數也由少而多，起先不過是一二人偶爾的談及，後而差不多全體都加入了。

“你見過今天本報副刊上那篇‘關於幾個共產黨人’的文字嗎？”

“阿！是的，我看見過的。”

“真的嗎？在那裏？我倒沒有留心到。”

“我拿給你看，……你瞧！你瞧！”

“什麼！……關於幾個共產黨人，……毛澤東，……這倒要看一看。”

“哦！還是副刊編輯先生自己做的，我當是別人投的稿呢。”

“你想，他會是共產黨嗎？”

“那不至於罷”。

“噢！那也很難說，誰知道呢？”

“這篇東西我看是沒有多大意義，既不像名人軼事，又不像……”

“呸！這般土匪配稱名人嗎？”

“文章的好壞倒沒有什麼關係。”

“他實在也有幾點令人可疑的地方：第一，他做事很努力，據說C P份子對於工作都是非常起勁地去幹的；第二，他……”

“那倒不是這樣說。我以為可疑之點，不在於工作的努力與否，而在於他從前曾和C P份子同過事。喂！王先生，你想是嗎？”

“是的，是的，政治部裏的人物本來多是些浮薄少年！”

“還有一點，就是……他家裏很窮苦。”

“我們報館裏的經費已經是十分的困難，現在又發現了這樣的一篇文章，你想還有誰肯出錢來津貼呢？”

“無論如何，就使他沒有進共產黨，……總之，他已犯着這個嫌疑！”

“爲什麼他還不見來？大概他是在參與什麼祕密會議罷？”

他們談了半天，文章越做越遠，愈扯愈長，猶歸納不到一個結論，漸漸感到平淡無味，於是先後地各歸原座。

那位主筆先生正苦找不着明天社論的材料，這時突然的有一種思潮湧到他的心頭，便按住稿紙，提起筆兒，寫上了一個這樣的題目：‘共產黨人的側擊法。’

“…………一般共產和準共產的份子惟恐正面的理論敵不過我們老成碩望的黨國要人的中心思想，便改變戰鬥的策略，採取了一種側擊法，專從文學上入手，使一般青年潛移默化，同流合污，……”主筆先生得意忘形地這樣振筆直書着。

編輯室的門呀的一聲開了，進來的便是歸帆，幾雙眼睛頓時各帶着獵狗似的偵察的眼光一齊向他直視。他逡自走到自己的寫字檯前坐下，並不顧慮到他們是在注意他，這時他的心緒如飄浮的遊絲樣的正牽掛在別一件事上面：

“剛要出門，偏又碰到那個鬼，向我討房金，把

我糾纏了許多時候，好容易才把他哄走。……
現在是什麼時光？……啊！已是九點鐘了。明天副刊稿子尙一篇都沒有，這怎麼辦呢？還是把那篇文章續下去罷！昨天是毛澤東，今天那一個呢？……林祖涵嗎？……也好，就談談林祖涵的軼事罷。……但是那個房東今天拿不到錢，怕不會甘心；說不定明後天又要來和我糾纏的。……七塊錢一月的房金，付是應該付的，只是，……報館裏二十塊一月的薪水夠什麼用呢？前個月的薪水已用完了，……付伙食費，……一家四口。……向誰去借錢？‘煥古’和我一樣的窮困；‘蔭福’前幾天尙問我貸款呢；‘明成’現在已居高位受厚祿了，不見得就會理我，……唉！此一時，彼一時；……‘貴法’或許肯接濟我一點，他倒是一個重義的人”。

歸帆癱瘓無力沒精打彩的神態；和面部悠然深思的表情，越發增加了幾位編輯先生的疑慮。他們一壁幹着剪刀漿糊的工作，一壁窺探着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他們像是在把他當作畫室裏的模

特兒，筆端儘管在稿紙上蠕蠕地移動着，幾隻眼睛却一閃一閃地不時的望着他，所不同的，只是他們面前沒有放着一具畫架。同時室裏的空氣中蕩漾着一種喳喳切切的私語的聲音。

他們中的一個，見歸帆正在索索地寫着信，陡然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便躡手躡足地，蹣着腳趾，繞到他背後，偷看他寫些什麼：

“貴法仁兄大人足下，……弟日來生活異常困苦，擬懇兄暫惠借十元，以濟眉急，……”那個失望的隱祕的窺探者幾乎啞然失聲而笑了。

(四)

一連幾日沒有到館，把副局長的職司作為正業，報務視為副業的經理先生，那天晚上驀然的由××局到來，像是館裏已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須急待他親自來處置解決似的。

茶房來請歸帆進經理室去。自從他蒞館以來

除平日和經理偶然覲面時互相頷首外，他們迄未晤談過一次，他以為這回經理請他去，大概為的是要和他討論些館裏的什麼事務罷。

“我一定要開誠布公地把館裏一切進行的事宜和計劃和他暢談一番，尤其是關於副刊稿件缺乏的問題。但是……最好讓他先向我提起，然後再把我的意見侃侃地統發表出來，否則我也只好表示沈默，因為這樣才不致犯着侵越他的職權和地位的嫌疑。……哦！還有，……這倒不要忘記！……還有我這二十塊一月的薪水實在不夠維持生活，一定要請他酌量增加些纔好，……唉！假使能增到三十元，……不過這要見機而作，而且措辭要越宛轉懇切越好，不然，便會債事的。”

經理先生這時正埋頭在桌上攤着的一張報紙裏，像要從字裏行間探討出什麼哲理來。歸帆進來時，他便請他自己找一個座位坐着。

“你那篇‘關於幾個共產黨人’拜讀了，做得委實不錯！”經理故意地這樣恭維他，打算用這種心

口不相合的反語，來引出歸帆心裏蘊藏着的祕密來。

“……”他當是經理真的在諛揚他，有些受寵若驚的樣子，訥訥地只是答不出話來。

“這篇小品具有大膽的描寫，足見你在文字上很有工夫。”經理這時正在採取一種後面包抄的戰術，向他猛烈地進攻。

那位副刊的編輯倒吃了一驚。這種毫無意味的幼稚的作品竟會邀得經理先生過分的獎飾！他誠懇地笑了一陣，隨着便表示謙遜地回答說：

“孫先生，你太看重我這微弱的創作力了。這些玩意兒，在我看來，實在還談不到什麼描寫的問題上去。據我的意見，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只有郁達夫對於性的描寫，那才是大膽呢。還有你那篇‘嶺東雜記’也寫得很出色！”他明知道‘嶺東雜記’是一篇無聊的通套的濫調的舊文藝，但經理既以禮來，他不能不以禮往了。

急於要知道歸帆的隱祕的經理，見他只是大

談其文藝問題，不肯從實招供，漸漸感到失望；但又不願就此罷手，於是又向歸帆放了一枝冷箭：

“你以後不妨多多做些這類的文字呢！”

“呵！孫先生，關於這類文字的材料我倒收集得很多哩。今晚我打算做一篇林祖涵的軼事，你曉得我從前曾跟着那位林先生一塊兒辦過事，而且還代他做過許多的文章呢。……明天我預備寫一篇……呀！是的，那位譚代英先生演講時口沫四濺的怪樣子，倒很可以拿來描摩一下。……後天，便要臨到那位麻面的蕭楚女和胖子的王枕心了。……”狂熱的歸帆還想極力地如數家珍般的接續說下去，但在他記憶裏所能搜求得到的共黨中人僅只這幾個，使他可以拖長到無盡頭的話語不能不戛然而止。這時他顯然是帶着一種誇大狂的心理，因為便是在這幾個人當中，他也不見得個個都熟識：如譚代英，他只聆到過他一次演說；至於蕭楚女，他始終沒有和他會過面，祇聽人說他是個麻子。

“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我可斷定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無意中已把祕密都暴露出來了。”經理暗暗的忖着，私心慶幸他進攻的策略的成功。

那位倒運的副刊編輯不覺得自己已落在一個無形的圈套中，他想‘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現在火候到了，他可以提出加薪的要求了。經理既是這樣的器重他，諒來不致拒絕他的要求的。他含着笑臉吞吐地說：

“孫先生，我現在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我委實覺得很……抱歉。可是……也出於沒法，我想……懇求先生……”

“你放心呀，我不會告訴別人的，抱歉也不必，我還不是和你一樣的信仰共產主義嗎？可惜沒有人替我介紹，而且也不熟識入黨的手續。”經理搶着說，打斷他的話頭，一面更猛烈地向他暗施攻擊。他料定他的敵人現在已處於失敗的地位，可不是嗎？他不是帶着一種乞憐求恕的聲口嗎？他不是

因祕密的洩漏而懷着無名的恐怖嗎？不錯！他一定是個共產黨人。

那位副刊編輯的眼皮張大着，顯出詫異的樣子，他說：“孫先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並不信仰共產主義，我說的是加薪呀！因為我近來的生活異常的困難。”

“那末，你對於共黨中人怎的知道得這樣的詳細呢？”經理很掃興似的反問着。

“那是因為從前國共兩黨曾合作一時的緣故，在那個時期內，凡是曾幹過實際革命工作的三民主義信徒，自然難免和共產黨徒接觸的。”

經理頹然的倒在椅背上，他是完全失敗了，好像一枝乘勝追擊的軍隊，斗然遇到了敵軍四處的埋伏，結果，反弄得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但他心裏卻還在這樣的忖着：

“要求加薪！那是激烈份子幹的勾當。你就不是個共產黨員，你也是個準共產份子！”

室內頓時像死一般的沉寂。經理默默無言，顯

然是不高興的樣子。歸帆不敢再把加薪的事提起，而且覺得沒有再和他談話的必要，便別了經理，快快不樂地扯開經理室的門。他見門旁燈光下閃出兩三條依稀的人影，原來是幾位編輯伏在門邊，從門隙裏偷窺着剛纔室內所表演的話劇。他們見他出來，知道這齣戲已是閉幕，便紛紛如鳥獸散。戲雖是演得不錯，只是欠熱鬧一點，這是使他們不甚盡興的地方。假使經理能發一點脾氣，把副刊編輯痛罵一頓，或甚至兩個人互相扭打起來，那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當他回到編輯室時，室內驀地裏起了一陣格格的笑聲，和他的履聲合成了一種不和諧的音樂的節奏。他並不理睬他們，只趕緊把明天副刊的稿子編好，這次他却做了一篇‘談共產黨的罪惡’，把報上所載關於共黨殺人放火的事實抄襲了一點，不夠，他自己再捏造些進去，更盡量地用‘暴動’，‘洪水猛獸’，‘俄國盧布’，‘共匪’，‘浮薄少年’，‘赤色恐怖’，‘過激’，‘殺人放火’，‘煽惑’，‘麻醉’，‘陰謀’，‘共

妻，‘性交自由’，‘地痞流氓’，‘篡竊’，‘搗亂’，……等等最時髦的字眼來裝飾他的文章。至於那篇‘關於共產黨人’，他是不想，而且也不敢，再接續地寫下去了。

(五)

那晚在由這家報館回到他寓所的路上，他心裏着實有點兒耽憂。他悶悶地坐在電車裏，低着頭不住的沈思着。他不是在這憶他過去悲壯熱烈的革命生活，也不是在遙念那遠在故鄉的他的面黃肌瘦因營養不良所致的愛妻，他只是在揣想着那齣經理室裏的喜劇的最後結果。是的，經理像是很懷疑他，當他是個共黨中人，說不定他的職務會被辭退。經理是持有莫大的權威的，無論何時，都可以命令他離開這家報館，這僅只一反掌之勞；因此他不禁對着他未來命運的恐嚇而發顫。於是他又後悔起來，後悔着不該魯莽地做那種易使人誤會

的文字。

回憶將他佔領了。他想起，在三月以前，那時正值北伐成功，裁兵實現，他也在被裁之列。他爲解決生活問題起見，便跑到S埠去謁見一家書局的經理。——在他未參加革命的軍事工作以前，他原是在那家書局裏供職的——想回復原有的職業；但經理帶着嘲笑的口吻，說：“這裏已沒有你的位置了！”有一個朋友介紹他到一家洋行裏當小寫，但他因爲從前已狂喊過“打倒帝國主義，”不情願做洋奴，所以沒有去。他沒法，只好留意報紙上的廣告。有一家商舖招考職員，他本可以被錄取的，可是經理先生在他履歷表上發現他曾幹過革命工作，便疑心他是個激烈份子，於商界不甚相宜，雖然他對於商業很有經驗，於是他又落選了！這樣的在S埠流落了幾個月，幾十塊錢的遣散費是用完了，可典質的都典質淨盡了，只剩下一件破舊的軍服和一條軍氈，留作永久的紀念，因爲當舖裏不要這些東西。後來幸得C先生的介紹，到這家報館

裏來辦事，這在他已是很感到滿足了！許多像他那樣的革命青年，失業的多得很哩。有的過着貧困的非人的生活；有的因經濟的壓迫而自殺，有的沒奈何地帶着犯罪的傾向，誤投入法律的羅網和漆黑的牢獄裏去；有的被逼地跑到急進的路上去，還想轟轟烈烈地再幹一次革命；而且他在K市還親眼看見過有不少被幸福忘却的女同志們給生活驅使着，放浪形骸地把青春消磨在娼門內，那些‘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已不再從她們的櫻口裏大聲喊出來，她們只把蘊藏在心的深處的悲哀，譜入哀怨而淒切的琴絃，愁愁慘慘地，斷斷續續地，彈唱給那些不知音的狎客們聽。唉！在現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謀生是多麼的不容易，尤其是一般受人歧視的革命青年。如果他這次再失了業，他會得着怎樣的結果？他為革命已把他所有微薄的田產蕩盡，一切的親戚朋友都和他疏遠隔離，便是C先生怕也未必肯再為他介紹職業罷。

他抵他的住所時，不敢從前門進去，怕碰見住

在這座房子的前樓樓下的房東。他由後門躡手躡腳地足輕步上樓，把他租居的亭子間裏的電燈扭亮，一瞥眼就望見壁上掛着的一件灰色軍衣，和牀上鋪着的一疊黝黑色的軍氈，這些東西都是他三年來爲革命而奮鬥的生活的遺跡，除此以外，革命所給予他的禮物便只是些：‘煩悶，’‘痛苦，’‘嫌疑，’‘社會冷酷的嫉視，’和‘生活更深的壓迫。’他像是已成了社會公共的罪犯，不論是誰，只要他高興，都可以惡狠狠地用腳踐踏他，和踐踏一隻狗一樣，都可以把現時最可怕的頭銜加在他身上，他唯一的大罪，便是因爲他從前曾幹過革命的事業。他奇怪，他自己從前怎的會被捲入革命的漩渦裏去？會加入革命的隊伍裏去？現在呢，不消說他過去的奮鬥精神早已消滅，連笑諷的故智和歌哭的餘情都失掉了，沒有了！

“唉！青年無罪，革命其罪！”他沈痛地感嘆着，突然的擎起那件又似軍衣又似中山裝的衣服，發狂地在地板上狠命一擲，但又急忙地拾了起來，似

乎想：“這于中山先生何與呢？”

一剎那間，他眼前起了一種幻想：他彷彿跪在經理的眼前，經理猙獰的面目怒視着他。他只是含着淚這樣的哀求他，說：“經理先生，請你寬恕我罷！我知罪了！雖然我不是個赤化份子，但我以後務必極力地趨於腐化，再也不會如以前那樣鬧着革命的玩意兒了，也不敢再要求加薪了，只求你開個鴻恩，保留我原有的位置罷！救救孩子！救救孩子！”但經理似乎祇冷然的向他一笑，傲然自得地大踏步走了。

第二天下午，他先後收到兩封本埠的信。一封是寄自這家報館的，他預料到牠是會帶着不祥的消息來的。他拆信時，手指顫抖着。牠告訴他說，他報館裏的職務已被辭退了！另一封信是他的朋友貴法寄給他的，說，他失業快近半年了，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尚不能維持，那有餘錢借給他呢？

樓梯上突然起了一陣響聲，接着響聲移到樓板上，漸漸的自遠而近。他回頭一顧，見房東赫然

的站在他的眼前……………

此页无页码

辦 事 員 莫 邪

辦事員莫邪

向Y江上遊駛行的招商局江靖輪船，在一個冷寂的冬夜裏安抵K市，人聲頓時嘈雜起來，同時擾人清夢的汽笛聲在靜夜裏尤覺淒厲刺耳。房艙中有一位從南京來的乘客莫邪，知道目的地到了，立時起身整理行李，一面叫茶房雇挑夫，預備上岸，狀態很是倉忙急遽：彷彿軍隊裏的士兵，夜半一聞緊急集合的口令，驀然從睡夢中躍起，在黑暗中摸索着穿戴軍衣軍帽，掛上武裝帶和子彈袋，裹紮綁腿，攜帶步槍，並飛步跑到操場或空地上集

合，而且這些事要在五分鐘內迅速地完畢，不然便會受長官嚴厲的詰責。他知道K市今夜假使有大批貨物要運下船，江靖可停留兩個鐘頭，否則稍停就啓碇；如果乘客的行動略一弛緩，便會來不及上岸的。

他跟跄地出了房艙，前面挑夫担着行李先行。他纔步出門框，又回頭向艙內四圍望了一望，看有什麼東西忘記帶走沒有，看看沒有什麼遺下，便又扭轉身軀。在這一瞬間，挑夫已比他上前五六步，他疾忙趕上，匆匆地離了輪船，又匆匆地經過薑船上岸。江邊一帶除了幾處閃着鬼火似的朦朧暗淡的燈光，寥若晨星外，幾乎全沉沒在黑暗之海中；去年他曾在這裏過年，所以很和K市面熟，雖在暗黑的陰影中，也能揣測到那裏是旅館匯集的地方。

他望着江邊的一家旅館進去，揀一間普通房間住下。值夜的茶房扭開房裏的電燈，把他的被包打開，舖在那又硬又厚的幾塊板拚湊成的舖位上後，對他說：

“先生，天還沒有發亮，還可以睡一下呢。”

他昨夜在輪船中一夜不曾交睫，估計行程，預料昨夜或今晨船可抵K市，怕睡着了不曉得，或竟越過目的地，把他載到他處去了。因為他往前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有一次，正值江浙戰爭激烈滬甯火車不通的時期，他由上海乘輪船往鎮江，他自己中途睡熟了，雖曾吩咐茶房在船抵埠時喊醒他，但茶房一時疏誤，忘了通知他，後來竟把他載到南京去了，所以這一次他特別的當心。到旅館後，他很想睡一下，但他想起這次再蒞K市，是為謀事來的，K市的建設局長王佐才，是他的‘舊雨’，他從前曾跟着這位局長和他的兄弟辦事多年，這番若能重逢，終不至於沒有事情給他做罷。大約上午八點鐘模樣去訪他最適當，那時或者他已起牀，再遲怕要出去了，因此他又不肯睡。假使一睡睡到下午，或甚至到晚上纔醒來，那豈不是又要耽誤一天嗎？就使預囑茶房到上午八點鐘的時候去喊醒他，若是他忘了，那又怎樣呢？總之，事不宜遲！何況他身

上所有的錢祇夠付三天的房金呢？

住在旅館的旅客們，這時正在黑甜鄉中各自尋着迷戀的好夢：老年人夢着他孩提時的搖籃和玩具；少年人夢着他天涯地角的戀人；小孩子夢着童話裏七層寶殿中美麗的公主。祇有莫邪獨自個在靠江邊的洋台上踱來踱去，滯重的脚步聲像在一聲聲催着夜之神快些回去，晨曦早些回來。他這時的情感只是一種失望與希望的不斷的交流。起先是失望佔了優勢，因為他和王局長已有好久沒有通信，他就任局長的消息是他不久以前纔在報上見到的。他想世上同名同姓的很多，此王佐才怕不是那王佐才罷；而且宦海升沉，變幻莫測，說不定今日的建設局長，已非昨日的建設局長；再則，就使這位局長的确是其所要謁見的局長，也不一定就有位置安插他，要是這個機關範圍狹小，沒有缺額把他填補進去，那不是又空跑一趟嗎？想到這裏，他熱望着的爐火樣的心忽的又冷了一半。

隨着他又暗暗地這樣的自辯自釋着：

“前幾天報上不是載着‘本報記者與王建設局長之談話’的一則新聞嗎？新聞裏明明說王局長是江省人，英國A大學哲學博士，……句句都不錯，那便是他無疑。無論如何，只要能夠找到他，以我們彼此歷史的關係，是決計不會沒有辦法的，而且報上說他一身還兼任幾個機關的要職呢，在這些機關的全體官員役名冊裏，終不至於會沒有空白把我的姓名填補進去罷！加以我遠道而來，專誠進謁，……”

經過這樣的一番解釋，他心頭夷然舒暢起來，他頹喪的精神也霍地抖擻起來，猶如那將熄的爐火驟得了豎獸炭的添加，頓時又熊熊地燃燒着了。希望之光在他眼前閃爍着，——雖然失望仍俯伏在他身傍伺隙而動，——他在洋台上來往的踱步也加速了。在他的幻想中，恍惚他已被引入建設局的客廳中坐下，不一會局長出來和他相見甚歡，互道闊別，且蒙慰勞有加，……”

★ ★ ★ ★ ★

莫邪在街上躑躅着，K市繁盛喧闐的市街，突然多了他一個人，也不覺得有什麼改變；正和怒濤起伏的汪洋的大海中，添了一朵微細的浪沫，並不足以增大海的莊嚴和偉大一樣。他問街口灣角上站崗的警察，建設局是往那兒去的。

“建設局嗎？不遠，不遠，在張家巷，你往那條街一直去，約摸走一里路的光景，即往右手轉灣便是。”警察用手向右指着說。

“你曉得現任的建設局長是那一位？”

“那我可不曉得了。”警察笑着回答說。

莫邪想K市警察的智識程度真是低到極點，連自己本地重要官員的姓名都弄不清楚。他朝着警察所指的方向走去，走不上半里路，又怕張家巷走過頭，便跑到一家舖子裏問張家巷在那裏。

“你是不是往建設局去？”店裏一個夥計這樣的問他，他從莫邪身上的裝束——一身黑色厚呢的中山裝，深褐色的呢帽，亮閃閃的黃色皮鞋——和他嘴唇上面翹着的兩撇八字鬚裏，觀察到他像

是個官署中的人物。

“是的。”莫邪覺得這個人比那個警察聰明得多了！

“往右手一直去，再走半里路便是張家巷。”

“請問你，現任的建設局局長是那一位？是不是那位日省人，姓王的？”

“不錯！不錯！他是今年三四月間才到這裏來接任的。”

夥計的答語雖是很簡單，但牠能使莫邪那佈滿疑陣的鬱着的心陡然放寬了許多，同雨後的陰天，太陽一出，頓時大放光明一樣。但他跟着又後悔懊喪起來，他埋怨他自己爲什麼以前不早點打聽打聽消息，若是他在三四月間就曉得王局長在K市，而且馬上就趕到這裏來，到現在快近年底，不是已做了七八個月建設局裏的官員嗎？如今距王局長接任的日期已是那麼久，便是他僥倖能在局裏找得相當的工作，但重要的位置當然是已被他人捷足先得，再也挨不到他的了。

他從街上遙望一家洋貨舖裏壁上正中掛着的時鐘已過了七點鐘，覺得辰光還早，沿途又問訊了好幾處，進了張家巷，遠遠的就望見一家門首赫然大書K市建設局等字樣，便氣宇軒昂地大踏步進去，他是在重要軍事機關裏幹久了的人，所以並沒有像普通一般人把官署當作猛虎巨獅，彷彿一進去便會被牠生吞活吐似的那樣畏憚態度。

建設局的大門雖是豁然的開着，但門首却沒有站着警察，不像是個官署的樣子，他覺得事情有點異樣。傳達室裏也闕無一人，再進去，瞧見兩旁兩排房間的室門都密密緊緊地閉關着，他以爲是辰光還早，局裏的官員們都還酣睡着沒有起來呢。只有一個老頭兒在廳堂內打掃，他向他述明來由後那個老頭兒知道他要找局長，不敢怠慢，忙放下掃帚告訴他，這裏的房子將租給人家，建設局本來是在這裏的，現在已全部搬到正街裏去了，他是替局裏看管這座空屋的。

“你曉得王局長沒有往旁的地方去嗎？”

“沒有，你這時候去看他最好，再遲恐怕他要到旁的機關裏辦公去了，你曉得他一個人是兼了好幾個的差使呢。”

莫邪聽了局長並未他往的話，更加放心了。

★ ★ ★ ★ ★

“局長要到十二點鐘才起牀，你過一歇再到這裏來會他好了。”莫邪到了正街上的建設局後，局裏的傳達對他這樣說。

他踱回旅館，吃過早飯，還沒有到十一點鐘，就又跑到局裏來。傳達持着他的名片進去後又出來道：

“局長請你進去！”

他如奉到聖旨樣的立即跟他進去，被引到樓上的客廳裏坐下。這時他心裏又着急起來，腦裏的思潮也如駭浪怒濤般的不住地在一起一伏，他忖想建設局是找到了，局長也可以見面了，然而工作的有無還要看他運氣的好壞，霎時間謀事的成功和失敗的兩方面在他心裏激烈地交戰起來。他像

是一個待訊的囚犯，這間客廳無異一所森嚴的法庭，剛纔引他進來的傳達猶如那凶狠的法警，而握他的命運的那位審判官——局長——尙姍姍來遲呢。

一陣陣沈重的脚步聲告知他局長來了，隔室的地板如遠處震雷樣的在響着，擾亂了會客室裏的沈寂，室裏的空氣也頓時緊張起來。兩人相見之下，略敘寒暄後，莫邪便想憑空把要求工作事向他提出，但這樣做去又覺得未免太直率而且魯莽，好像做文章一樣，應該運用起承轉合的筆法，不要一下筆就說到題目上來。於是他就先把他別後所經過的種種情形，以及現時失業窮困的生活狀況，如數家珍般的敘述一番，以博取同情的憐憫，最後才歸納到一個結論：“請指派工作！”

囚犯的供詞是完畢了，現在要洗耳恭聽審判官的判詞，出乎莫邪意料之外的，是那位局長竟毫不費力地說出以下的幾句話。

“好啦！你就在這裏辦事罷。”

囚犯奉到這個判詞，如逢大赦，臉上雖不露喜色，而心裏則已被快樂和滿足充溢着了。

“那末，我便把我的行李搬到這裏來，好嗎？”莫邪順水推船地說出這一句。

“好啦！你可以搬到樓下那一間寢室裏去住。”

★ ★ ★ ★ ★

旅館茶房把莫邪的行李打紮好了，賬房先生也把賬單開來。莫邪拿着單子一看，見共須付洋六角七分，他便罄他身上所有的錢，約兩元多，都交給茶房。

“先生！不要這許多吧。”茶房以爲他算錯了。

“不！有多的，你拿去好了。”他想，他現在已有事情做，難道以後還愁沒有錢嗎？

茶房說了一聲‘謝，’用驚異的眼光呆呆地看着他。

把行李搬到建設局裏來後，當日他就分函各處朋友，把他的近況告訴他們。信裏誇耀地說他如何如何和王局長有舊；說他這次重蒞K市，是應局

長之召的；又說他的職務還沒有派定，大約日內當可發表，因為局長以他遠道來此，長途勞頓，囑他稍事休養。他一壁寫，一壁自己也覺得好笑。

當日他又預備了一本日記簿，以便把他以後在該局每天工作情形記錄在上面。

當日他又出外訪他的舊友，和他一別經年的他的朋友應成，因為彼此音信鮮通的緣故，見他突如其來，不覺吃了一驚。他的朋友從他喜氣洋溢的報告中，知道他將在建設局裏供職，又知道他和局長有舊，便格外的巴結他，並說他至少有當科員的希望，說不定還可以當一個科長呢。他聽了他朋友的羨慕中帶無阿諛的話語，嘴裏雖百般的表示謙遜，心裏却是十分的得意，而且也抱着和他朋友同樣的一種希望。其實呢，他對於建設局裏辦事的經驗一點也沒有，若是真的派他當個科員或是科長，是未必能稱職的。

★ ★ ★ ★ ★

局長委他為辦事員的命令發表了，聽差捧着

委任狀給他時，還對他哼了幾聲‘恭喜。’他起先對於這個職務覺得不大稱心滿意，因為辦事員的地位很低，但仔細一想，又覺得當一個辦事員倒也很好。據和他同寢室的一位同事靜海君說，辦事員既沒有像科員那樣要負專責，俸給又和科員差不多，而且事情也不很忙，使他每天有餘暇閱書並學習局裏應辦的一切事務。

靜海君從前也當過辦事員，莫邪便問他辦事員究竟辦些什麼事。

“這裏的事務本來很簡單，便是事務繁雜的時候，科長和科員們也不見得肯分給你辦的。他們知道你初來，對於局裏的情形既不熟悉，辦事的經驗也是難免缺乏的，於是他們就利用你這弱點，不分公事給你辦，使你永不會進步，因為怕你公事一多辦，他們辦事的經驗將被你學到，他們辦事手續和方法的祕密將被你窺破，或許你竟青出於藍，駕過他們之上。這樣，他們的飯碗便有被你小小的一個辦事員搶去的危險。就使有時他們覺得太過不

去，略微叫你辦些事，也不過是些不重要而無聊的事，和你敷衍敷衍罷了！而且科長們當着科員們的面前，也不敢多給公事交你辦，怕他們背後說壞話，這便是所謂‘官官相護’，這是他們幾十年來傳下來的積習和惡弊，非局外人所能設想得到的。但這也難怪他們，因為他們從前當下級官吏時也吃過這樣的虧，現在他們地位升高了，為維持他們現有的位置起見，自然要報復似的以同樣的手段來對付低級的同事了。便是你將來升到像他們那樣的地位時，怕也難保不學他們的樣吧！老實告訴你罷！我從前當辦事員的時候，在初來的五六個月中，差不多每天悶坐在辦公廳裏，沒有辦過一件事呢！”靜海裝着一種演說式的姿勢，並鼓起他常有的雄辯口吻，對他這樣說。

“那末，請問，我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學到他們辦事的方法手續和經驗呢？”

“那就大難而特難！你要曉得他們這一般科長和科員們都曾經像瞎子學步似的，在黑暗中摸索

了十年或甚至二十餘年，才造成現在的地位的。據某科長說，他從前當下級官吏時，他想出一個很好的學習方法，便是暗地裏拜一位比他地位高的，且辦事經驗比他豐富的同事做老師，跟他學做公文，每月從你微薄的俸給裏奉送他二十塊大洋。這樣也要費七八年的工夫才學得一點大概，因為你就是拜他做老師，他也不肯盡心竭力的來教你，好比拳師教他的徒弟們以拳術，把不重要的和次要的都傳授給他們，把最重要的留給自己，到死都不肯放手。”

這樣奇妙的故事，在莫邪還是第一次聞見，便是他從前讀過的官場現形記裏，也不曾揭穿過這樣的祕密的。不過他還沒有親歷其境，所以對於那位同事一大篇經驗之談，尙處在疑信參半的狀態中。



靜海君引着莫邪到辦公廳裏，並介紹他給一位科長及其餘的同事們。他們知道他是局長親自

用的人，都向他慇懃招呼，以另眼相待：有的替他寫領物單，代他向庶務處領辦公應用的文具；有的幫他安放寫字檯和靠背椅。便是局裏那位臉龐顛預身軀肥胖的張科長——他平日態度傲慢，官氣十足，對屬員們高興時同他們應酬幾句，不高興時，你就使向他行禮，他也理都不理，似乎眼睛生在額角上，而額角又生在頭頂上，——對他也不敢怎樣的簡慢，

莫邪兀然不動地坐在寫字檯旁，靜候着科長的吩咐，看他今天將分配些什麼工作給他做，好像中國舊式婚姻的洞房夜裏，新婦盛裝正襟的俯首危坐在牀沿上，專待新郎走近她，看他第一句對她說些什麼話。

辦公廳裏的他的同事們都忙碌異常，工作的狀態似乎很緊張，惟有他一個人閒着無事。科長和他攀談幾句後，也就走開了，並沒有分配什麼工作給他做。他起先也不以為意，以為他初來，科長自然不好意思馬上就叫他做事，將來慢慢地會有的。

無聊襲到了他的心裏，他想剛纔何不帶些書籍到辦公廳裏來看看，以解寂寥。他移開寫字檯的抽屜一看，見裏面滿塞着字紙，還攙雜些零碎不全的舊報紙。他想這也是很好的消遣品。便如獲至寶樣的把這些報紙拿出來，放在檯上，開始閱讀起來。他屈指一算，距下辦公廳的時間尚有五小時，今天要全靠這幾張報紙把辦公的時間挨過。所以他往日閱報五分鐘內可涉獵四五張，今天却看得非常的慢而且仔細，像是要從字裏行間嚼出點什麼味道來，宛如商店裏老板的檢查夥計所登的細賬瑣屑靡遺，又如只有三四年英文程度的中學生的閱讀大陸報，一天還看不完一張。

第二天，他就學了一個乖。那天早晨上辦公廳的時候，他帶了好幾本書來，預備沒有工作時借牠們消遣消遣，果然，他這天仍空坐了一天。他也不知道科長是偶然把他忘了，還是故意不給他工作做，或是局裏的公事不多，沒有什麼可以分配給他呢。他只是把頭埋在書裏，一連幾個鐘頭都是這

樣。有時偶然從攤開着的書本上偷眼瞥見同事們忙碌之狀，忖起自己是這樣的空閒，覺得很是慚愧。羞恥使他頰上顯出兩朵的玫瑰紅，而俯伏在書上的池的面孔也俯得更攏了，幾乎快碰到他的鼻子。同時他的心眼又彷彿看見在他座位的前後左右擠滿着帶譏視的眼睛，而且正在盯着他。他下意識地握起書本，把牠豎立在檯上，遮掩着自己含羞的面孔；一面把牠當作籐牌，去擋住那些嘲諷的毒箭的射擊。

那天下辦公廳之後，他趁着和同事們閒談的機會，同他們表示歉忱地說他這兩天光是吃飯，簡直沒有做過一樁事，想探探他們的口氣。但是事情竟有這樣的奇怪，他們不但司空見慣，不以爲奇，而且還很欣羨他能有這樣清閒的生活。有的說：

“科長既沒有事給你做，你就不做好了，這打什麼緊呢？又不是你不肯做。”

有的從他的談話裏，知道他曾在軍隊裏幹過革命事業，便極力讚揚他從前對於軍隊政治工作

做得怎樣怎樣的好，像是在暗示他說：

“你還是仍舊回到你的老家去從事宣傳工作，不要到這裏來搶奪我們的飯碗罷！”

他簡直把辦公廳當作特別的禁閉室，或是學校裏的課堂，把這般同事們當作嚴師，而自己只是一個勤謹好學的學生。早晨他抱着書上樓，到下午五時又抱着書下來，一連幾日都是這樣。



有一天，他真的忍耐不住了。他想，若是老是這樣下去，即使在這裏當十年的辦事員，也是學不到一點什麼的，便帶着一副差不多要哭的樣子，向科長要求工作。科長皺眉蹙額地說：

“這幾天事情很少，好在明天是星期日，停止辦公，後天再說罷。”

下星期一轉瞬間到了，他想今天一定有工作了，但希望欺騙了他，因為那天他仍演他的老把戲。那放在他前面的寫字檯上的一管墨汁和一瓶糊漿，他始終沒有用過，依舊原封不動的擺在那裏，彷彿

裱那些東西也在嘲弄他，輕視他，怨恨他似的。那擱在糊漿和墨汁間的那枝新筆，筆頭已污了些墨跡，這是因為隔座的一位錄事先生曾向他借用過一次的緣故，他自己是碰都沒有碰過牠一下。科長只是在辦公廳裏踱來踱去，雖在莫邪寫字檯的前後左右走過好幾次，但從沒有對他爽直地說：“辦事員，我請你辦一件怎樣怎樣的事。”

以後他幾乎天天如討債樣的向科長要求工作，而科長呢，也簡直有點怕他而且討厭他了，一見莫邪向他走來，兩片嘴唇一張一翕他微微顫動，像要說話的樣子，就曉得又來討工作做了，差不多要逃的樣子，巴不得越遠避他越好。

★ ★ ★ ★ ★

一星期迅速地過去了，莫邪始終沒有辦過一件事。他記起前天那被他逼得沒有法想的科長曾對他這樣說過：

“我已和局長商量好，決定把陸文牘員所擔任的職務分一部分給你，你可以和他接洽。”

他當時聽了科長娓娓動聽的話，心裏萬分的高興，恍如得了救似的。他想這次總是千穩萬妥的了，所以前天他就向陸文牘員要求過工作，但陸帶着官場中特有的近于卑鄙的過分謙遜的態度回答說：

“今天只有一兩件的公文，我已經辦了，且待明天罷。”

陸的答語雖使他有點失望，但他也不再說什麼了。

昨天莫邪問他時，他又換了一種口吻，掩飾着說：

“今天公文是有幾件的，但太複雜了，恐你初來不接頭，所以我自己辦了，看明天有什麼公事比較容易辦的，我替你留意好了。”

陸的答語說得頭頭是道，使莫邪沒有置喙辯難的餘地。

今天，莫邪向他舊事重提時，他却帶着一種拒絕推託的口吻說：

“今天沒有什麼事，你以後最好問科長要求工作，因為這是手續上應該如此！”

陸的樣子正像欠了莫邪一筆債一樣，起先不過想遷延還債的時日，這次簡直想抵賴了。

莫邪不得已又問科長，科長很堅決的而又很客氣的樣子說：

“沒有，今天沒有什麼事。”

於是莫邪嘆了一口氣，重又回到寫字檯——還是說牠是課桌比較切合些——前坐下，他那時窘急之狀，正不減於那到了深更半夜還拉不到一個客的在上海四馬路旁站立着的豔妝妓女，拉了這個，這個不理，拉了那個，那個又絕裾而去。那般科員辦事員和錄事仍在忙碌地辦公，他們——尤其是陸文牘員——似在切切地議論他，那幾十隻帶着譏笑的光芒的眼睛恍惚仍在盯着他。科長依舊在往來踱步着，而且故意地經過他寫字檯的旁邊，好像連科長都挖苦他起來。那放在檯上的墨汁糊漿和毛筆也依舊在嘲弄他，輕視他，怨恨他，而

且比前更冷酷，更惡毒了。他重又拿起那本籐牌似的書本去擋住一切嘲諷的毒箭；但是那個籐牌似乎已失掉了抵抗的能力，這些銳利的毒箭竟會隨便地，毫不費力地，透過牠，直射到他心的深處！

一切都輪廓清晰的顯現在莫邪眼前，現在靜海君的經驗之談句句都應驗了，他於是恍然大悟。他想，要想科長科員們分配一些工作給他做，這好比想剗割他們身上的皮肉，是永遠辦不到的了。他們天天說沒有什麼公事，但每天發出去的公文却也不少，而且有的是很簡單，有的有舊案可稽，並不是十分難辦的事，那末，爲什麼他們不分一點給他辦呢？這是他所深不解的！

忽然有一種意念浮到他腦海中。他曉得，一切要發出去的公文，經科員的撰擬，科長的審閱，和局長的畫行後，都要交給錄事們去繕寫的。他想，只要到錄事那裏去看看來往的公文，他便可以熟識局裏每天所進行的一切事務，而且也可由此學到些公文的作法，這倒是個很好的學習方法。

局裏的錄事共有四個，他讀完這個錄事所錄的公文，又去看那一個，跑來跑去，大類考場中的監試官。他看公文又看得很仔細，一句句的細細咀嚼，恨不得都吞下肚裏去。遇着其中特有的用語，如：‘察核’‘查接管卷內’‘礙難’‘遵經’‘核轉’‘呈同前由’……更是不肯輕易放過。有時他看完了某錄事所錄的公文後，過了一會，忽又記起那件公文裏有幾處還沒有看清楚，又跑過去，從新翻閱一下。有時錄事剛要提筆照錄時，他却施施然的來到他身旁，使錄事手裏的筆不得不暫時放下。這些都是使錄事們覺得他有點討厭的地方。

他遇着公文中有疑難的地方，便去問科員們，但他們往往所答非所問。

★ ★ ★ ★ ★

現在莫邪的寫字檯上放着財政廳寄給建設局的一件公文，他傲然自得地坐在檯前，那握在他右手中的筆兒正蠕蠕地在一張稿紙上顫動着，左手緊按住那件公文，像怕牠逃跑或是防給別人掠

奪去似的。那檯上的一管墨汁和一瓶糊漿已開了封，牠們似在對他作善意的仰笑，已不再如以前那樣冷酷地嘲弄他，輕視他，怨恨他了。那幾本書籍歪斜地亂放在檯上，如被棄的婦人樣的帶着無限的幽怨，因為今天牠們的主人已用不着牠們了。

辦公廳分作內外兩大間，中間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有門可通出入。那裏面的一間是局長和科長的辦公室，那外面的一間是歸科員辦事員和錄事用的，當然，莫邪也是在這一間裏辦公的。這樣一來，無形中就把局裏的官員們劃分成兩個顯明的階級。當科長手裏捧着那件公文——那件財政廳寄局裏的公文——由裏面那間辦公室蹣跚地踏進外面那一間時，莫邪以為這件公事一定是拿給別的同事們辦的，他自己是無論如何挨不到的了，長時期的失望差不多把他希冀嘗這塊禁樹的思想驅逐得乾乾淨淨。但是出他意料之外的，是這次科長居然大發慈悲，竟會坦率地，慷爽地，把那件公文交給他，叫他擬一篇復財政廳的快郵代電稿。

莫邪忙從坐椅上站起來，恭謹地把那件公文拿過手來，高興得兩手只是發抖，微笑把他臉上的愁雲吹散，過分的喜悅使他說不出話來。所能說的只是“好！——是！——是！——好”一些不成句語的單調的顫顫的聲音。

我們那個受養千日的戰士，現在總算是被用於一朝了。他沉思了一會，他想這或許是這般科長科員們所不要染嘴的殘羹冷肴罷；否則，便是科長因為從未給他事做，有點過意不去，纔向他賣弄些小恩惠罷。

不一會，他就把稿擬就了，顯然表示出這樣的公事他也會辦而且比他們辦得更迅速的意思。他在稿尾蓋上個自己的小印，並在稿簿上摘要後，便把稿夾在稿簿裏，連稿帶簿的送到科長那裏。當他從每一個同事的寫字檯旁穿過時，他故意加重他踏在地板上的步履聲，像要借牠發洩發洩這幾天來胸中鬱悶之氣，又像要借牠以代口的說話：

“你們不要小覷我，我也在忙碌地辦着公事

呢！請你們把射在我身上的嘲諷的毒箭收回去罷！”

科長冷然的目光向稿簿上瞟了一瞟，莫邪問他還有什麼工作要給他做沒有時，科長毫不躊躇地立即回絕道：“沒有！”

“你這個人真是太不知足了，給了你一次，還想第二次嗎？”這是科長想說而又不便說出來的心裏的話語。

莫邪剛要離開科長的寫字檯時，倏的瞧見檯上有一張字條，字條上潦草地這樣的寫着，是局長的筆跡：

“莫辦事員終日閒散，成何體統，以後每日至少應分一件公事與彼試辦。

王佐才。

十一月二十四日”

這是莫邪這兩星期來的工作日記。他從初進建設局那天起，直到這天止，還沒有寫滿一頁：

“十一月十三日 無工作。

十一月十四日 毫無工作。
十一月十五日 絲毫無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
十一月十七日 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 辦事員所辦何事?
十一月十九日 我的工作就是寫無工作

的工作日記!

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這幾天無事可記。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擬了一篇快郵代電

的稿,這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一九二八,十二,一,於上海——

此页无页码

小說家的故事

小說家的故事

上 篇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在S市S大學宿舍的第二百十五號寢室裏，少年明君和他的同學羅德各據書桌之一方，面對面的坐着。室內陳設很整齊，四壁掛着一份日曆，幾張月份牌，一面小小的三角形的布製的校旗，和些顏色鮮豔的美女畫片；明君仰着頭，凝視着那些帶着一種性的誘惑的意味的畫片，像在深思些什麼。羅德正在狂吸紙煙，在他的膝上染着些煙灰。

明君是一個二十歲的慘綠少年，早達了性的成熟時期的他，知好色而慕少艾是不必說了。然而情人不是飛將軍，決不會驀地裏從天上掉下來的。守株待兔是愚人的行徑；要自己去找才是辦法，而且只要一個就夠了。至於能否找到，那另是一個問題，這除了愛神誰也不能預先解答的。這些，明君都早已想過。他父親每次來信，除照例說些：“冷熱要當心”“用功讀書”“用錢要省”……等等幾句帶教訓口氣的日常瑣語外，總要提起他的婚事，言外有替他定婚的意思。他是個大學生，自然是反對賣買式的婚姻的，所以他每次回信總說他年尚遠輕，婚事等他大學畢業後再議不遲，學校裏年紀比他大而尚未婚的很多很多，何必如此急急呢？這不過是他的緩兵之計，其實他比他父親更心急。他知道這個終身大事若不由他親自來迅速地解決，他父親的越俎代庖是必然的，這就使他非加緊這種“找”的工作不可了。但是在男女社交不甚公開的中國情形之下，要想得到一個理想中的“她”，可

真是不容易！固然世上不怕沒有正合他心意的女子，可是他不能躉到任何個陌生的女子面前，冒冒失失地說是愛你，愛你。找是容易的，要想認識她們就難。漸漸地他注意於交際。不論校內校外，每逢舉行什麼集會時，他幾乎沒有一次不參加的。不消說，他的着眼點是落在會場中的幾個標緻的年青女人身上；不過他也只能瞞着貧婪的眼向她們望望，終沒有接近的機會。偶然在報紙上看見女學生徵婚的廣告，他便立刻很誠懇地寫了一封應徵的信。字是正楷的，信封和信箋是很講究的，信裏還附着一張他自己的照片，然後密封着口兒，偷偷地把牠投入郵筒裏，不敢直接交給門房，怕被人瞧見不好意思。他明知道那個徵婚的女學生不一定是他所愛的對像，但這也無妨於事，因為廣告上明明說是先做朋友，以後如果雙方合意，纔再作進一步的商議的。然而這次的結果也等於零，她把他寄去的信及照片統統退還了！他接到這些原物時，蒼黃的臉上只是浮着些苦笑。最後他想出了一個簡便

而易於入手的辦法，就是托人介紹。他知道善於交際的羅德有很多的女朋友，所以這介紹的事自非羅德莫屬了。

“羅德，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明君說時，他的視線從畫片上移到羅德的面部上。

“什麼事？”

“要你先答應我，纔說給你聽”。

“只要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到的，我無有不答應你，幫你的忙”。羅德說着，用手指彈去烟端的灰。

“我今天又接到父親的信。我近來真怕讀他的信。每次拆他的信時，手指總有些顫抖”。

“信裏說些什麼話？”

“真討厭！每次來信，總要提起我的婚事，而且有替我代定的意思。自然這也不能怪他。他老人家的年紀，已在七十以外，那得不望孫心切？而且家裏除了父親，寡嫂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外，什麼人也沒有！也沒有人當家：父親老了，管不來家事；嫂嫂自從哥哥死後，也是住在娘家的日子多；弟弟年

紀小，曉得什麼？”其實，明君急於要得戀人的心，比他父親望孫的心還切。只因自己要找一個情人的話，不好說出來；所以一面故意借他父親的信做幌子，一面極力訴說他家庭寂寞的狀況，想引起羅德的同情，好替他設法，或是介紹一個女學生給他做朋友。

“我想婚事由你父親代定，也未嘗不可，只要對手的才貌不十分壞，性情溫和些就是了……”

羅德的話十分使明君失望。他不等羅德說完，立刻就搶着說道：

“不對，不對，父親代兒子定婚，豈無論在理論上說不過去；就是從實際上看來，也是沒有好結果的。而且在我們鄉間，要想找一個略有智識的女子，真是比海底撈針還難！羅德！你是我的好朋友，難道不能替我想個法子嗎？”

羅德正想開口，明君又接着說：

“自然，我也曉得，戀愛應當先從社交入手，只是苦於沒有機會。祇要能夠給我一個機會，一個入

手的地方就好了”。明君恐羅德拒絕他的要求，又加上了這麼一種申說。

果然這幾句話十分有效，竟使羅德起了憐憫之心。

“我也很想替你介紹一個，不過這也不是容易的事。”羅德說時，一面將半截吸剩的烟捲擲到地上，一面慢慢地移開書桌的抽屜，從裏面找出一本日記簿來。在這日記簿裏，他許多女朋友的姓名和通信處，都寫得詳盡無遺。這麼多的女朋友！他也不知把誰介紹給明君的好，便抬起頭來笑着問明君道：

“你喜歡教會學校裏的女學生呢，還是喜歡官立學校裏的？”

明君知道教會學校女學生多半不事學問，而耽於佚樂，專務外觀。短而闊的袖子，露出雪白的臂膊；高跟尖頭的皮鞋，襯着薄如蟬翼緊貼着皮膚的肉色的絲襪；漂亮的衣服，帶着奪目的顏色；一臉的胭脂和雪花膏：這些都是教會學校裏女學生

的寫真。至於官立的，却不是這樣。蓬鬆的迎風飄舉的頭髮；黑色的圍裙；灰色或白色的制服；處處都顯出樸素和天真。他見羅德問他，便很高興的答道：

“我喜歡官立學生裏的女學生”。

這時羅德忽然想起張美雲女士來了。她是S城官立女子中學三年級生。她很愛他。放在他牀上的那個枕頭套，上面繡着Sweet Dream兩個字的，還是她贈給他的呢。但他嫌她年紀太大，而且家裏也並不怎樣富有，所以對她很冷淡，現在明君既托他介紹，他就決計把她介紹給他做朋友，以爲移花接木之計。這時催睡的鈴聲突然響了。在噹噹噹的鈴聲裏，羅德不知不覺地把語音略略提高，對明君說：

“你的事都任我身上，請放心！明天下午三時再到我這裏來！我們好一塊兒往本城官立的女子中學裏去”。

第二天下午還沒有到約定的時間，明君就不

耐煩地站在二百十五號宿舍的門首等候着，好一會兒，纔見羅德從理化試驗室出來。羅德一見他，便走近他身邊笑咪咪的說道：

“你這樣心急做什麼？”

明君微笑不答。羅德從衣袋裏摸出一串鑰匙來，把房門開了。他們便一淘進去。

羅德平素在校內，大約是穿中國服裝的日子多；但一出校門，却又是一個翩翩的西裝少年了。他穿西裝的目的，在於顯示他的闊綽。他以為在校內衣服穿得隨便點倒不要緊，然而一出校門，情形就不同了；他的交游很廣，女朋友又多，在大街上行走時，到處遇見熟人，這就非穿西裝不可。自然，今天也不能逃這個例，何況還是往女學校裏去訪女朋友，怎麼可以不穿西裝便出去？

“請你坐一歇。待我換好衣服，再和你一淘去”。羅德向着明君說。

急心的明君，雖不願意坐着等候，却也只能和顏悅色的應允了。不然，假如他不肯替他介紹時，

那又如何得了？穿西裝本是很費時的事：打一個領結，至少需一分鐘，第一次若是打得不好，還得打第二次。明君等得不耐煩了，時時回過頭去望桌上擺着的小時鐘。好容易等他換上襯衣，套進褲子，打好領結，披了上衣，看看時鐘已過去了一刻鐘。但是羅德還是不會弄舒齊，又忙着在皮鞋上塗些鞋油，用一塊板刷盡力的擦，擦得光可鑑人，這樣又費去了四五分鐘。

他們是坐着車兒去的。明君在路上，只是低頭冥想，他髻髻看見車兒已到了女中學的校門前；又髻髻看見他自己安閒地走進會客室裏坐下；又髻髻看見一個年輕女子出來招呼他們；又髻髻看見……

車兒的驟然的停止，立刻把他的冥想打斷。他跳下車，跟着羅德進女中學的門房，羅德在題名冊裏，簽了他們，和被訪問的女生的姓名。但又須寫明來客和被訪問的女生的關係，這一層却使他爲難了！踟躕了好一會，最後纔胡亂寫了‘同鄉’

兩個字在空格裏。

明君和羅德坐在會客室裏，靜候着校役喊美雲女士出來。這時明君心裏有些不安了，他覺得到這裏來，實在沒有意思。他和美雲女士既沒有什麼關係，她又不是笨伯，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怎會不起疑心？而且這事的結果也許因此竟傷了羅德和美雲兩人中間的感情。他想到這裏，周身覺得有一股熱氣直透出來，兩頰也熱得像在發燒。但他又轉念，他既已來到這裏，也只好硬着頭皮，靜看這事的結果如何。

校役進來，說她剛下課，等一會就出來。不一刻，一縷香氣和一陣輕妙的脚步聲告訴他們美雲女士來了。她穿的衣服很華麗。她面上敷着的粉和胭脂雖厚，却總遮掩不了幾分老態。明君起先以為官立學校裏的女學生總是樸素的，天真爛漫的，到這時也覺得不盡然了。她一見明君，心裏便有幾分惱了。她想羅德平日來訪她時，總是獨自一個的，為什麼今天要帶了一個生人來？但疏忽的羅德，却

不會注意到這一點。他和明君見她來了，都從坐椅上站起來。她只向羅德點點頭，靠近他站着，也不坐下，也不說話，這顯然足見她有些惱怒了。羅德這時不慌不忙的指着明君，笑着向她說：

“這位是密司脫楊！”

他又指着她笑着對明君說：

“這位是密司張！”

羅德介紹畢，明君和她也彼此鞠了一個躬。各人臉上都裝出一種勉強的，不自然的笑容。但她並不和明君談話。明君想和他談話，却又無從說起，極力搜索枯腸，只是想不出一句話來。加以他一到女子面前，便會耳紅面赤，又不像羅德那樣善於交際，只好斜着眼望望窗外的校園的景物，連頭都不敢回過來看她一眼。至於她，面色已蒼白得和死人一樣，眼眶裏也有點潤濕了，和羅德說話時，聲音顫抖着，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想她待羅德多麼慇懃，如何的愛他，而他不但對她很冷淡，却還要另外帶一個男子進來，試她的心，這是多麼令人

難受的事情！羅德這時也曉得事情有些蹊蹺了，他的手偶然和她接觸着時，他立刻覺察出她的幾乎是和冰一般的冷。

“看你的樣子，像是有些不舒服。好好的休養休養！下次我再來看你罷”。羅德覺得他是不能再留了，一面對她那樣說，一面抓住起先放在桌上的呢帽，表示欲走的樣子。

可憐的明君仍舊一動都不動的無目的地望着窗外，佻促得連兩手都沒有擺處。羅德和她的談話，他一句都沒有聽見；但是“下次我再來看你罷”這一句，他却聽得很清楚。他回頭見羅德對她點頭告別，於是他也沒精打彩的向她點點頭，忙拔轉身子，跟着羅德出去。

他們坐着原車回校，來時已沒有去時那樣興致勃勃。明君更是垂頭喪氣，他想好容易纔得到一個機會，又讓他平白地錯過，恐怕以後再沒有和女性接觸的機會了！他想，上帝既賦與他以滿腔的愛情，爲什麼偏又不讓他盡情發洩？呵！永生的萬

能的上帝呀！你真是該咒罵的！我心裏火樣燃燒着的愛情呀！請你把我燒死了罷！毀滅了罷！這時他記起他的一首詩來：

若是愛情可以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終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從這天以後，明君更比從前鬱鬱不樂；心裏好像橫着一塊茫迷的沙漠，或是一片荒涼的孤島；悵惘和寂寞，天天佔領了他的心頭。羅德有時還要埋怨他，譏笑他，說他不會交際，不會對付女子。他說：

“男子和女子初次相見時，理應男子先開口和女子說話，斷沒有女子先發言的。我把美雲介紹給你時，你竟不和她說一句話，自然她也不來睬你了”。羅德說話時，臉上顯示出一種莊重的神氣，像

是長輩教訓下輩似的。但他又極力地安慰明君，勸他不要心急，下次有相當的再介紹一個給他，不過介紹的手續，要比前次慎重一點罷了。明君聽了羅德這一番話，希望之火又熊熊地在他寂寥的心裏燃着了。

中 篇

“月娟！你有一封本埠的信，是我順便替你從門房裏拿來的。”

說話的是 S 市貞儀女子美術學校的一個學生蕙英女士。她手裏捏着一封信，跑進她同學月娟女士的寢室裏，對她這麼說，並把信遞給她。

月娟把信接在手裏，也不說一聲謝。拆開信一看，原來是羅德寫給她的。

“是誰寫給你的？”蕙英問。

“C 大學裏一個朋友寫給我的”。

“月娟！你真是好福氣！有這麼多的男學生巴

結你！”蕙英曉得C大學還沒有開放女禁，而且她也曉得月娟有很多的男朋友，所以料得定是男朋友寫給她的信，

“你又來了！你老是這樣怪會取笑人的！”

“那末，你可不可以給我看看？”

“信裏也沒有什麼話，有什麼可看？只不過我那位朋友說，明天要約幾個朋友到這裏來，要我招待他們，陪他們在校裏參觀參觀。”

第二天下午，月娟剛下課，一個女僕來找她，說外面有人要見她，她走到會客室裏一看，見是羅德，此外還有一個少年，她却不認得，她料定是羅德的朋友了。但她着實有些懷疑，羅德昨天信裏，明明說是和幾個朋友一塊兒來，為什麼今天只帶來了一個？羅德早就料到這一層，所以他給他們倆介紹後，便解釋着說：

“本來我和三個朋友一塊兒來，不過後來那兩個有事，不能來。而且，我和密司脫楊因為他們不能同來，掃興得很，也打算不來；然而信已發出，失

約也不好”。他說完話，把兩手在褲袋裏一插，態度十分安閒自然。

羅德這一番話，說得頭頭是道，能使月娟不致疑心他們是特意爲介紹的事而來的。而且羅德寫給她的信裏，不說他和明君一個人一同來，而偏說和幾個朋友一同來，也是爲的這個道理。

他們三個人之中，羅德和月娟都是多言善談的。便是明君，也已學了一個乖，曉得這次若再不敷衍幾句，是不成功的了；這樣的機會，怎好再讓牠生生地錯過？羅德又從旁向他使眼色，警告他，暗示他多多說話。加以月娟也很知趣，她知道，三個人中間，要算明君話說得最少，所以不時的湊上去問他C大學裏的情形，使他可以多說些話。三個人談得很高興。在談話裏，羅德又時時向月娟誇張地說明君的品格多麼高尚，學問又多麼淵博，又會做小說寫詩。他說：

“密司脫楊對於文學是極有研究的。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壇上也很有名。他的第一部小說集也

快要付印哩。密司費，你的油畫也畫得很出色，我前次在青年會開的美術展覽會裏，也曾欣賞過你的作品。你們兩位，一位是文學家，一位是畫家，統統都是藝術家。至於我，天天在理化實驗室裏，聞阿摩尼亞Ammonia的臭氣，到現在還是一事無成，慚愧！慚愧！”

羅德的話使月娟兩頰發赤，明君只是低頭暗笑。

他們從貞儀女子美術學校回來時，已是晚餐的時候了。在平日，明君每逢吃飯的時候，同桌的朋友們都興高采烈的笑着，談着，從嘴邊滴下的話語，比碗裏的飯還多；惟有他，只是低着頭，機械式地，把東西搪塞在肚裏，也不說什麼。但今天他却非常的興奮，居然也高聲的談笑起來，和他們一樣。

晚上他想起日間羅德對他說的話來：“我已將月娟介紹給你，以後的事，要你自己去進行了”。自然，第一步的辦法，是和她通信。他又防被人窺

見，故意趁夜深人靜的時候，點起蠟燭，偷偷地寫了。有一個和他同室的朋友，剛從睡夢中醒來，見他還沒睡，便拉開帳子，伸出頭來問：

“你在寫什麼：不要太用功了！這樣暗淡的燭光，不怕弄壞你的眼睛嗎？”

“我在做小說，快些完工，好寄到孤星文學月刊社去”。明君這樣的對他撒了一個謊。

明君的文名，本冠於全校，那個朋友聽了他的話，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了。

他平日寫給同性的朋友的信，字跡總是十分潦草的；但今天寫給她的信，却不同了：個個字寫得齊整而且清秀，一種美的色彩躍然紙上。將信繕好後，還恐怕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寫錯了，又把信面仔細地看了一下，這才蹣手蹣腳地溜出寢室把牠投入校內的郵筒裏。

這一夜他在牀上，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他開始了解人生的真意義。一種新的夢，新的憧憬和新的希望在他的眼前閃爍着。第二天早晨他上社

會學課時，也無心聽講。他一心想念月娟。他想她這時大約已收到他的信，在寫回信了；也許她將置之不覆；假使她真的沒有回信來，那便怎麼好？……

這天晚餐時候，當門房照例進膳堂分發信件來時，他收到月娟的回信，快樂得心脈不住地亂跳，巴不得立刻把牠拆開來讀了，但仍極力裝出一種鎮靜的態度，不使過分的喜悅洩漏他內心的祕密。他偶一不留心，信面上的“費月娟自美術校寄”八個字，給一個同桌的朋友史子英看見了。

“唔！費月娟我認識的，她是我的同鄉。你怎樣認識她的？”子英正夾着一筷肉往嘴裏送，嘴裏塞得滿滿的，說話時聲音有些模糊了。

明君笑着搖搖頭不答話，很滿足地。

“明君這個人倒是看不出，會有這樣大的本領，看他樣子像是規規矩矩的。”同桌的陸桂海跟着說。桂海這幾句話好像對他自己說的，又好像對同桌許多人說的。

“看出！真是一些也看不出！”其餘的人都異

口同聲的說。

明君飯吃得很快，想早些吃完飯，好看信。但子英比他還吃得快；他吃完飯，用手抹抹嘴，仍舊坐着不走，似乎還有幾句話要說。

“明君，我倒很替你耽心”。

“爲什麼？”明君問時，正在盡力把最後的一口飯嚥下。

“過一歇，我到你房間裏來，我再告訴你”。

明君懷着快樂底感覺，很急忙地回到自己寢室裏，扭亮電燈，立即把信拆開讀了。信裏說，她很願意和他通信，不過她的學問是很淺薄而有限的，希望他能時時指教。她信裏又說，他的小說集不久將要付印了，出版後要請他借一本給她拜讀。她信裏又說，她和他雖是初交，但她視他無異師長和益友。明君讀了這封有生以來第一次收到的女子給他的信，心裏立刻生出一種甜蜜的快感來。他覺得這種經驗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他想她既肯和他通信，那末，第一步的辦法已告成功，以後的事便容

易進行了。

一會兒，史子英推門進來，明君便把她的信給他看。子英看了看信面的幾個字，說：

“你看！她的筆鋒，多麼矯健！一點，一畫，處處顯出有力量，看她的字跡，就可以觀察出她是個剛強的，帶着男性的女子。我想，縱使她將來能做你終身的伴侶，恐怕你也不容易管束她罷。”

“……”

“復次，她的人品，我也知道得確切。她是個輕浮善變的女子。我還記得美國近代文豪馬可得溫 Mark Twain 有一篇講到 New England 地方的天氣的演說。他說，在那個地方的春季裏，在二十四個鐘頭以內，細細計算起來，一共有一百三十六種的天氣。你想，那個地方的天氣變換得多麼快！但在我看來，月娟女士的心，比那個地方的天氣還變得快呢！”

“你從什麼地方見到她是個這樣的女子呢？你未免太侮辱她了！”明君有些發怒了。他一面心裏

代她抱不平，一面又急於要知道她以前的經過。

“她的事，我有什麼不知道！我如今告訴你一件事，你就可以知道她是個怎樣的女子了。我有一個朋友姓王名如華，他曾在這裏附屬第一中學讀過書，你認識他嗎？“王”是三畫一直的“王”，“如華”兩字是這樣寫的。……”子英說到這裏，便在桌上呵了一口氣，用手指寫上了“如華”兩個字。

“王如華我不認識他”。

“哦！我記起來了。你的確不認識他；因為他在這裏讀書時，你還沒有來。他和月娟是同鄉，又是同住了一個村莊裏面的。他的家和她的，只隔着幾間門面。他們倆從小就在一處玩，後來彼此年紀都漸漸地大了，便不常見面。但事有湊巧，當如華進這裏的附屬中學時，月娟也剛進貞儀女子美術學校。一天，如華在大街上碰見她，便各訴別後的情況。他又告訴她說，有一個法國教士見他尚可造就，就想待他中學畢業後，設法資送他往法國留學。從那天以後，他們倆便通起信來。他每星期至少要

去訪她一次，她也時常替他畫水彩畫，——那時她只會畫水彩畫，比不得現在油畫也學會了。——又送金戒指和她自己的照片給他。……”

一星妬火燃在明君的心裏，他着急地問子英道：

“如華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學問怎樣？我想至少他的面貌要比我漂亮些罷”。

“不見得！他的面貌要比你醜陋得多！學問更是不及你！假使他今年仍在這裏讀書，也不過是個中學二年級生。他平日功課成績又不見佳，連寄給月娟的英文信，還是托別人代寫的。他家裏又很窮！他母親在上海一個女學校裏當門房呢”。

明君聽了這一段話，纔把心放下。

“可憐的王如華！”子英又接着說：“他終於被她所棄了，而他也不再到這裏來唸書了。至於她棄了他後，是不是又另有所愛，這一層，我到如今還不明白。明君！你看！這樣薄情的女子，多麼可怕！所以我很替你擔憂呢”。

下 篇

“我已把月娟介紹給你，以後的事要你自己去進行了”。羅德這一番話時常在明君的耳邊響起，如警鐘一般。信是通過了，但他以後還得多多去訪問她，這確是一種維持並增進她對他的感情的最有効的辦法。訪問！這是多麼光明正大的事！有什麼不可以呢？雖則他和她只見過一次面，而且相交又不久，似乎不好意思便去拜訪她，然而，不要緊！他自有辦法。他記起他著的那部小說集來了，這部小說集在幾個月以前就已編就，封面畫和自序也已有了，但還沒有人替他做序。他在自序的末段照例說些表示感謝的話：“謝謝○○先生替我這部小說集做序”。“先生”兩個字上面故意留些空白，預備將來有人替他做序文時好把姓名題上去。於是他想，何不請她做一篇？這樣，他可以借請她做序為名，而行訪她之實了。

是明君和月娟相識後的第三日，他獨自個挾着小說稿往美術校去，却不邀羅德同去。

當他在來賓題名冊裏簽名的時候，他心裏却在這樣的想：

“這是真的，還是做夢？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有女朋友！居然也可以到這裏來簽名！”

五分鐘後，他和費月娟女士又在會客室裏晤面了。他們並肩的坐着談話。當他把小說全稿交給她時，她便隨便的揀一篇讀了，她大大的稱讚他，說他能夠把自己的情感滲透在作品裏，使人讀了，會出眼淚。她又說，她最喜歡讀創造和小說月報裏的創作。她又說，她尤其愛讀那些專門描寫戀愛的小說。她又說，照校裏章程，會客時間以十五分鐘為限，但這不過是一種官樣文章，他儘可多坐一歇去。她又說，她最恨校裏的舍監，她們自以為太太，像煞有介事！這幾句話好像暗示明君說，她並不是什麼太太，還是個不曾嫁人的尊貴的處女呢。明君聽她了這一番話，快樂之花開徧在他心頭了，以為她

是有意於他。後來他又說明請她替他小說集做序文的意思，她起先說不會做，後來因拗他不過，只好答應了。她又問他，小說集的封面畫有否畫好？他說，已托人畫好了，否則，一定也要請她畫一張。

“我這冊小說稿今天不帶去，暫存你處，好供你做序時參考參考。今天是星期三，我打算於下星期日再到這裏來拿序文和小說稿”。明君臨去的時候對她這樣說。他想，星期日不上課，好和她作長時期的談話。

“很好！”

明君在從好美術校回來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思潮在他腦海裏像波浪一般的翻騰着。他記得上次他和羅德去訪她的那天，他們出來時，她一直送到校門口，等他們的影兒不見了，纔進去。這次，她却並未送他出來。於是他以為上次她以賓客之禮待他，這次，却以知己視他，他覺得她對他的情誼已深一層了。但一想到昨夜子英對他說的一番話，說她是個薄情的女子，心裏不免又疑信參半。

他想子英的話也許靠不住，這一定是他妬忌他，想離開他們。而且像她那樣的女子，也確是不可多得：她人既活潑；談吐又流利；看她的來信，可見她文理也很清通；羅德又曾說她長於繪畫。何況他又只有這樣一個女朋友，不愛她，又愛誰？若是要羅德再介紹一個給他，怕也未見得肯罷！而且，一個人的心總該有個歸宿，愛情也總該有個着落；若老是這樣泛泛無着，好像一隻孤舟飄搖於渺茫汪洋的大海上，這於前途有多少危險！活着還有什麼生趣？愚笨的人呀！上帝給你們每個人以海樣深的愛情，而你們自己不會用，祇知道密密地把牠藏在心頭，還自以為孤高，真是可笑！真是可笑！……

這天晚上，明君想起日間的事，月娟好像對於他很有意思，覺得機會不可失，便跑到寢室裏，寫了一封極長的極動人的求婚書給她，字數達五千以上。第二天，回信來了。他拆信時，兩手顫抖着，但終於鼓着勇氣把牠讀了。她來信說：

“……我讀了你這封長長一大篇的信，我的

心裏覺得有萬分抱歉和不安！因我不該和你相識。……至於你愛我，我真感激不盡了！也極願你愛！橫豎朋友有友愛之情，是嗎？若說你要和我做終身伴侶，這句話，我恐不能正式答應你吧！因我已有了——一個異性的朋友，他和我曾有一年多的通信，彼此性情學問等都很洞悉。我對於他，既有始終願作伴侶的信誓；而他對於我，也有彼此永遠相守的盟約。形式上雖是尚未訂婚，然而精神上確已合為一體了。……其餘的話，俟下星期日當你來拿序文和小說稿時，再談罷！……”

他讀完了這封信，忽然心裏颯颯的經過了一種辛酸的情緒，便伏在桌上嗚咽的哭起來。哭了一會，又揩乾眼淚，靜靜地想了一想。他料她那個異性的朋友，大約就是王如華。但史子英明明說如華是已被她棄了的，那末，這一定是她另有所愛的人了。

明君重又感到生命的空虛，重又走上他孤獨的路。他沉淪在絕望裏，成了一個幻滅的人。世界

像關起門來拒絕他。他失掉了他的心，他的靈魂，他的生命和他的一切。

這天夜飯，他也沒有吃。他想，像他這樣的人，就是活着，也是生趣索然，倒不如自殺的好！他又想，自殺的最好方法是絕食；上吊，投河，用刀刺死……等死法，未免太慘了。

絕食的第三天，他還是照常上課，不過他覺得兩腿痠軟而無力。從宿舍到課堂，要越過三座樓梯；他上樓梯時，顫抖的兩手扶着欄杆，顫巍巍地，像要跌下來的樣子。他肚子雖餓得狠，但一想起精神上的痛苦，立刻使他把物質上的飢餓完全忘却了。和他同桌吃飯的朋友們，起先以為他心裏有些不好過，吃不下飯，都不把他放在心上；後來見他有三天沒吃飯，知道事情有些不對了，他們都來勸他不要這樣。不久羅德也得知了，忙一面寫信給月娟告訴她明君絕食的事；一面百般的勸他珍重，不要徒然糟塌自己的身體。他只是坐在房裏哭泣，也不說話。一個和他同室的朋友說，他一聽見明君

肚裏飢腸雷鳴的聲音，便替他難受；後來他買了幾包炒熟的落花生來，特地當着明君面前吃，想引起他的食慾，但明君堅決的心，竟不爲所動！

這天晚上明君哭得疲倦了，便提起筆來寫兩首詩：

死有什麼可怕，
便是死了，
也不過變做一個孤獨的鬼！

~~~~~  
朋友們，我死後，  
請你們在我的墓碑上，  
這樣大書特書的寫着：  
“這裏面躺着  
一個孤獨的少年，  
直到永遠……”

絕食的第四天，——那天是星期日——他忽

地記起他曾約星期日往她那裏去拿序文和小說稿，無論如何，她那裏總得去一次。她見他憔悴的模樣，或者會可憐他，或者會移愛她所眷戀的異性的朋友的心來愛他。這時希望又來引誘他了。

這天下午四時，他和她又又在美術校的會客室裏面對面坐着。她把小說稿交還他，又拿出他托她做的序文叫來他讀了，說有不妥當的地方，要請他改正。他讀到篇末，見署名雲清，他以爲雲清是她的別號。他讀完這篇序文，默然無言，只是流動着兩眼，望那壁上掛着的表現學校成績的各種照片。後來還是她先開口：

“據羅德來信說，你爲了我，已絕食三天，我心裏很替你難過！你想，你不吃飯，怎教我吃得下去？”她說時，用手揩自己的眼淚。明君的熱情使她感動。

明君心裏本來已是苦悶得難當，到此，眼淚更像決隄的水一般的落下來，伏在桌上嗚咽了一會。她百般的勸他不要哭；拉着他的手，叫他和她並排

坐着；又從褲袋裏，摸出一塊白竹布的手帕來，擲到他面前，叫他拭淚。

“我愛你，好嗎？”她顫聲地說。明君這一哭像似已激動了她憐憫之心。

“你真的愛我嗎？”明君有些不相信；他用她的手帕揩眼淚，並這樣的問她。

“我真的愛你喇！至於另一方面，我遲早總要和他絕交，不過我現在不忍驟然去絕他”。

“他現在那裏讀書？學問才貌，都出我之上嗎？”明君以爲她那個異性的朋友大約就是王如華，但又不便問她。

“……”她笑着搖搖頭不答話。

“那末，我們幾時訂婚呢？我想，最好能早些訂婚；至於結婚，遲些倒不要緊！”他怕她變心，早些訂婚約，使他可以安心一些。

“在我的意思，待我明年暑假畢業後，再行第一步手續，不遲”。

明君心裏雖不以爲然，却也不再多說了。



“你的照片能送我一張嗎？”他記得，子英曾說她從前曾把她的照片贈給如華過，所以他也想問她討一張。

“近來不曾拍過，等將來拍時，再寄你一張”。

他們談到親密時，他乾燥的嘴唇，便湊過去和她接吻，彼此狂熱地啞啞起來，同時，他面部被她垂上來的絲絲額髮拂着，覺得有些兒癢。有時他把頭倒在她溫暖柔軟的懷裏，她的下巴便緊緊地貼在他的頭頂上，使他感到一種從未感到過的女性的肉的意味。

今天她對於他真是特別的親熱！他聽見壁上的鐘正敲六下，便站起來想走，她還要叫他再坐五分鐘。她又對他說，以前總是他先寫信給她，這回她要先寫信給他了。

晚餐的時候，他有好幾天沒進去的飯堂，終於又進去。晚上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他已和月娟女士發生戀愛，不久就要訂婚，他的婚事，請他父親不必操心。他又寫信給他的一個朋友，說他已復活

了，已得救了！又托他的朋友代定婦女雜誌及家庭研究各全年一份，又告訴他她的通信處，叫書局直接寄給他。

第二天，他果然接到一封她給他的親密的信；信裏對他的稱呼，也已由“明君先生”一變而為“明君吾愛”了。他也立刻回了一封信。後來他又陸續接到她的幾封信，不過信裏的措辭，已不及前一封那樣親密；而且還攙雜幾句罵他的話。她似乎故意吹毛求疵地到處找他的錯處，以便將來和他絕交時，有所藉口。顯然是她對他的情已冷淡了。他又想到她不肯送照片給他；不允許和他早日訂婚；在她序文的篇末，又不肯署真姓名：這些都可以算是她對於他無誠意的表示。加以子英曾告訴過他，說她是個薄情的女子，現在不是又一應驗了嗎？於此，他纔明白她對他的愛只是出于一時的惻隱之心，等於慈善家的一種施與，這種畸形的愛又怎能望其持久不變呢？

他又回復了灰色的心情。

一天 剛吃過午飯，明君正在寢室裏洗面，見羅德形色倉皇地奔進來，手裏捏着一封已拆開的信。

“你會要求月娟替你的小說集做序文，是嗎？”

“是的，而且序文也已做好”。明君帶着驚疑的態度回答說。

“你知道這篇序文是誰做的？”

“自然是她做的”。

“老實告訴你罷！不是她做的！”

“怎麼不是？不是她，又是誰做的？”

“你讀了這封信，便會知道。”羅德說時，把信遞給明君。

明君便把信從信封裏取出讀了：

“羅德：

明君：

哼！你們做得好事！你們一個爲虎作倀；一個借請人做序文爲名，想引誘我最親最愛的月娟女士。她以情不可却，叫我代做一篇；但是你，明君，有了序文，仍舊不知足，還要得寸進尺，向她面顏

求婚。你知道她是我的誰？我費了幾許心血，好容易把她從王如華手裏奪了來，如今我和她彼此相愛，誓共生死，豈容你第三者加入？若是你還是不知悔改，我也決不干休，必把你置之死地而後已。請引領以待！

雲清”

明君見信裏的具名，果然和那篇序文所署的名一樣。他起先以為雲清是她的別號，現在纔知道是他猜錯了。

“這樣的事，不是好玩的。我看你還是和她絕交罷。”羅德皺着眉頭說。

“不！不！他和我立於對等的地位。他可愛她，我豈不能？他用這樣的信恫嚇我，我難道怕他？”

“你真是癡子！我想她也未見得愛你，你何必死拉着不放，自討苦吃？”

明君還是猶豫不決。這時寢室的門突然開了，校役送進一封快信來。他一望信面的筆跡，便知是

月娟寫來的。把信拆開一看，見上面這樣的寫道：

“……………我和你相識不過三星期，彼此既沒有  
一些友情可言，更說不到什麼愛情！我們的通信就  
此中止了罷……………”

明君讀完了這封信，氣憤得說不出話來，也沒有勇氣再絕食。追思起前塵往事，好像做夢一般。他立刻移開書桌的抽斗，取出她交給他的那篇序文來，把牠撕得粉碎！

幾天後，他的父親回信來了，說女學生是靠不住的，勸他不要輕信。

他的朋友回信也來了，說托他代定的婦女雜誌和家庭研究已叫書局直接寄給她。信裏又說他敬祝他戀愛成功，而且在信的末尾寫了一個大大的“囍”字。

他偶然翻翻舊篋，又找出那首詩來：

若是愛情可以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終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他重讀了這首詩，不禁又淌下幾行熱淚來！但羅德還是說要再介紹一個給他。至於他的小說集，到如今還沒有付印；在他自序的末句“謝謝○○先生替我這部小說集做序”裏，“先生”兩個字上面還是留着空白，因為沒有人替他作序。

——一九二九年六月改作——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6211B

~~27795~~

LS 2

~~1635539~~

701512

113/8-